

汾州府志



汾州府志卷之二十九

藝文三

河村新潤濟侯廟記 元馮鈺



侯名破羌自署河西王秃髮儔檀之子也儔檀為乞伏
熾磐所滅侯自樂都奔北魏世祖愛其勇賜爵西平侯
加龍驤將軍謂侯曰卿與朕同源今可為源氏賜名
累立戰功封平西王以隴西王卒贈侍中太尉謚曰宣
魏書班班可考也初侯從世祖擊西河叛胡白龍至白
彪山下馬或墮足躍地出泉後人遂名其泉曰馬跑泉
又名源公池疏流濬源溉田數十頃立廟以祀宋崇寧

(24377)

中鎮將許某祈雨立沛因榜爲永澤廟宣和元年大梁營宮室遣使取河東大木時亢旱汾流旣涸知汾州軍周燧懼違詔命誠禱於侯天雨火旬木茂得順流以達於是河東經畧安撫使李某請於朝封潤濟侯介邑之民亦欽侯之靈可以介黍稷穀土女相與祈年而報賽茲村之廟所以作也歲久欲圯父老虞無以妥侯之神釀金更新之而問記於余余因敘侯之巔末以垂於後時至元二年閏五月二十一日也

延安兵馬總管袁公神道碑銘并序

元按察副使姚燧撰

袁虞舜裔也舜生姚墟居媯汭子孫以地姚姓以水媯姓以有天下之號則虞姓及周武封胡公滿於陳以國陳姓以陳公諡又胡姓袁則肇於陳大夫轅濤塗西京轅固生猶未省文至後漢太尉安而下始爲袁矣其家太原石之臨泉者不知始何世何人所可譜者則在金有隱德農畝者諱亨生廸業儒博極羣書尚氣節不食然諾生企景有父風生鐸丰儀峻修克世其家學實生今延安路兵馬總管諱湘字潤夫金之蹙國王公佐持節鎮葭蘆當吾元勁兵之衝殫力竭謀備不自支一日集將佐使各推辟所知可與計事者或言公賢爲書致之三往返始來用其策以守則完以戰則捷衆論多之

聞諸汴京官以忠顯校尉遙主延安之延長簿再以功
超武節將軍令臨泉石與嵐之合河恃公爲藩援以安
者五年後王公佐卒鎮人心離異不可復一公歎曰吾
愛一死哉死而兵民完何害敵以不卽下蘊怨積忿於
我者爲日旣久吾死而捐兵民以甘其心胡寧忍哉遂
乘夜載鴟夷濟河欵我大將李罕營降解所佩誓曰所
有二於公者有如此劍將李義之相與飲酒盡歡以便
宜升臨爲州版公爲帥遣將州兵畧地鄜延悉下之移
鎮延安臨民得之寧輕去其鄉不忍去公多攜家來從
朝廷賞納土功授延安路兵馬總管時旣偃兵民方去
危卽安公敦勸耕稼裁抑游惰使各食其力隣境聞之
逾河而西雖有良田美業不恤願托處深山窮谷者不
可勝計公符其守令居借之廬耕助之牛儒生之賢而
文實聳人瞻聲動人聽者如侯立嚴昭焦舉張華王明
畢美邵瑞張輔之流欲仕者則登之幕府以師郡吏不
者則升之學宮以範多士由是悍俗消革而禮讓興行
矣會大料民止籍主戶其僑家浮客者或咎以何獨
損吾戶數公曰若欲肥版籍以銜庶耶一日賦役下僑
浮生心必計曰等賦役也與避人境而不免何如歸吾
家之安焉客去而主孤實亡而名存祇益累也人服其

能圖遠其後河東山西果來徙其民公謀使者曰若所以必徙者豈以代吾賦役而汝無得哉吾所籍止主戶未嘗妄以僑浮上著版冊具在可稽也何如勿徙使各莫其居卽是民推擇置吏歲集其賦入是以吾土育爾民奚必其徙其以是歸語汝帥使者亦度民已安此雖徙之且道亡不達許之而還尋有詔令民隨在舊籍公猶仁其僑浮爲輕其調庸同列害其能且位加吾上多行金帛貴幸以訟公微使就辨公贊貴幸幣殊涼薄庭臣以訟者之言方騰能不以賄免顧歎重其忠儉歸益自尅礪四方行李至者相踵糜肉不足爲射獵鹿豕以繼勞曠之須皆出其家不足則從富人稱貸郡民之豪傑謀曰吾屬依公以生坐視寡乏莫之省憂人曰我何捐金餉之亦謝不取及大封宗室割所治爲公主湯沐邑有說公厚歛入謁可結主知且無令同列得先之也公曰吾豈剝下市寵者耶不行先朝時今上以太弟之重征南詔駐兵六盤山公見行府建言始延安之籍民爲兵皆懸賞募之人率授銀三十兩始行及遠戍久後津餽不加於前老稚日困於家則怯者挺身而孤亡勇者連伍而俱歸軍吏以法誅之莫之能止也非大選關郡民厚業饒丁者更代以休其力盈其氣則兵帳不

上然其策讓鄰道臣之在行府者曰若曹之來其所請求不過官資之崇卑符節之輕重便已私耳亦嘗有一白軍民利病如袁某者乎聞者愧警自是雖不自行遣官屬有所奏請上必曰若從袁某所來耶言輒報可歲癸丑冬將適京兆未至輿病歸人來唁疾公安之言笑如平時夫人問焉一旦公疾小加於今日如吾母子寡幼何惟治命是聞公曰吾平生所爲無有不可語人者天將厚予是外非若知也以十二月十六日卒於正寢年五十有九以中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歸葬臨州太平鄉白汶里先人之兆次凡再娶元配馬氏繼配梁

氏子男三人馬出一人未名前公卒梁出二人克忠昭勇大將軍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克良提舉太原採訪木司女三人馬出伯適定西州尹蒲察仲德仲適仲部縣尹張欽用梁出季適屯田總管折叔玉男孫四人長仕圭餘未名女孫八人在室十八年燧以陝西憲副錄囚延安昭勇君至隴右得告家居一際言色固已心推爲巨人長者若不見毛髮比出紈袴家者古人有云觀其子可以知父矣明年克良持君書與公事狀碣石墓碑因得寃公爲人蓋自信昔者觀人之不失也蓋嘗論之人生紛綸尙武之時懦者固不能以自立惟強之依

而強者或徑行而無謀亦旋然敗亡善謀矣其力不足以先衆則人亦莫之信而爲之使嗚乎公於此時克樹功業裂地而侯以傳諸子亦受受乎其艱哉是可以載行事於石見白於後世也銘曰繁袁之先世繼顯賢由金百年方本於田起蹕而行篤公之自逢時未靖實艱初試人求其生雖從維鳴有距跳跟有翼奮翔臨泉葭蘆襟帶河山公居其間挺其悖頑智資我謀勇怛吾力我麾我招莫不順適國步未收效死我臣天命維新吾生斯人府葭延長綏丹郵坊我旗樹降千里其疆朝爲通亡夕則樂康人無我敵東而矛戟敏而耕桑督而蠶織而方瘡痍孰爾股剋孰輦孰呻煦手摩撫隣曰時哉爰適樂土寵光不希鈞言不危說進可行丹衷肯頤不年永辭延民之思今三十年如在樞時黃髮髻子枚誦其美事上之忠繩下之嚴生民之仁與人之謙顯親之孝奉已之廉人一二有公乎具兼延民之思日遠則亡我詩之碑百世昭章

梁公祈雨靈應記 元張翼

雩而請雨旱祭也按周禮地官則有供雩斂之人教習舞之師雩祭之名始基於此故傳稱龍見而雩及仲夏之月命有司所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

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雖曰帝尊而百神次之反以山川百源爲所祀之先者何哉蓋以二氣良能天地功用流行於其間而能出雲氣降時雨潤澤羣物而民生以爲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故爲之壇壝立之祝史牲殺不同珪幣各異順藎沉之類嚴備物之享有天下者秩而祭之諸侯惟及其封內自秦漢而降因革旣殊非復古制將有事於山川者或遣官而攝之至於守令之徒適有水旱之災許以通祭其來遠矣今茲距平遙之南有所謂超山者崗巒起伏形勢聯絡東西與瀧臺抱腹諸山對峙獨茲山爲最高路轉峰迴林

壑深秀望之則鬱鬱蒼蒼翠光接天晨煙夕霞燦若畫本徃徃騷人賞客登臨嘯咏窮日而莫能去焉山之麓初有百福禪寺東有靈泉其上立祠芘之或謂雨暘之徵無禱不應宋宣和初天子以應潤賜額由是名益著聞其或雨澤愆常禱祠者相望於道路今侍御史行雲南諸路御史臺事梁朝列其父自天朝革命攻城畧地爲國虎臣續紀太常勛藏盟府逮至伯叔兄弟佩金符者凡六人其子孫列職郡縣者袂相屬也鄉民受賜餘三十年其惠政遺愛英聲茂實表表然著人耳目者未易概舉朝列公當中統壬戌之春初仕爲平遙令夏暨

秋旱甚公歷禱縣界靈祠卒無所獲有以應潤爲言者乃率父老詣焉幣祝甫登雷礮電明香火未收甘雨洪注均浹縣境於是和氣充盈扑踏布野賀者輻輳咸謂我侯非神無以享其誠神非我侯無以表其應侯謂古人禱祠其或靈貺不答自咎而已幸而應焉不敢以居其功今也令寔不德殆偶然而雨遇歟抑神矜我民而致然歟是皆恍惚而不可復知意影響之報恐不如是之捷也衆復曰古人有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者是皆誠之所感侯又何辭焉旣而秋乃大登遂相與報祀於神周覽祠制俯仰太息以爲瓦老木腐上雨

秀風無所蓋障且念比年以來水旱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因其故廟悉易而新之明年會更官制遷除於外者凡十九年至元乙酉之秋由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副使秩滿以歸一日特謁祠下乃捐餘俸繼欲增廣之遂命安君文美相里君德董其役時旁近之民與邑中好事者翕然相率以助貲先建東西兩廊後葺闕宮前立獻殿不三月而成復以丹青圖色于神像於是嚴其鑄鑄以時啟閉使馨味燕器莫敢淫瀆於祀典罔不愾然知所畏敬竊惟宣和之初朝廷賜額褒崇之意實自邑宰余君與郡守周侯啟之洎金之大定中蘭尹嗣吉寇

丞居慶俱以禱雨有應而能尊明靈作新廟今刻石俱存况我侯涖官一出於家法方其初仕有仁民利物之政今尤頌之如宰介美則立縣學以勵風俗開渠水以溉民田及代縣民陳五事並舉之詞以不得保留爲恨如同知于懷孟子郢州俱有治效及提刑獄於兩廣四川雖在炎荒僻遠莫不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已任用是聲聞於朝除朝列大夫侍御史行雲南諸路御史臺事後之封拜未易以淺近量也由是觀之則事神治人之道可謂備至矣鄉人合辭以記爲請義不可以不敘辭嘗本其地之始也虎豹踞而龍蛇走陰樾萃而禽鳥衆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安知有應謂詞耶今也化金碧於驚泉怪石之墟以爲鄉人所禱之所每遇嘉辰令節時和歲豐有絲竹管絃之聲游賞於其下則山川之盛風物之美登高作賦弔古書懷宜其覽者自得之矣春秋書法喜雨愆雨皆曰有志於民者也自祠之立於數百年之久是邑非無令佐每經歲旱請雨而以愛民重穀爲心者惟此數公而已是宜大書特書而履書之碑後之爲政者將有所感必以侯之心爲心則民可得而治神可得而享矣又念丹青所以昭神像也丹青有晴而渝廟宇所以蔽風雨也廟宇

有時而敝後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復知獨茲山之神與
泉之靈同宇宙而常存民托靈芘宜血食於無窮焉於
是乎書之以為記

重修廟宇碑文 元王元弼

夫辟畧之建原自古以迄今雖興廢有時稽其歷譜則
可見矣粵自周武王伐紂封大臣高於畢以是為姓其
後裔畢萬事晉獻乃賜萬為魏大夫即今西河屬郡也
萬世孫文侯斯列國於魏當時天下有七雄魏居一焉
迨乎曹魏立西河國分此城名中陽縣後及元魏孝靜
帝武定元年烽燧有警大城不保移 城西北隅迄

今七百五十餘歲矣當時卜地建宇即今之重脩者也
正觀元年邑人鄭興以孝聞朝廷因改中陽為孝
義以其世代旋更歲月綿遠至於戊寅皇朝開創天兵
拔縣屬宇悉為灰燼已丑歲宣差完顏忙答李大答木
來撫是邦建住宅於廨之舊址於今六十餘歲其間繼
是任者多矣觀茲遺迹或知而不問者有之問而不謀
者有之謀而不為者有之及乎至元丙戌新遷達魯花
赤阿散縣尹王恕每刷周備等下車以來僑居民舍或
聽政於驛館或決獄於神祠莫不肅然而歎因謀同僚
各割已俸不足仍醮衆庶明年二月乃成南北堂東西

二廳計一十六間。又創牘房門樓狴狴。俾舊者新之。卑者崇之。缺者完之。少者增之。乃卜吉日移司於內。遂使政有居。還有收。庶民有觀瞻之肅。簿書得扁鑰之嚴。四望曠遠。燦然一新。豈不快哉。邑之人士忻然相謂曰。先後遷官。不可勝數。苟延日月。秩滿而去。未有一言及此者。公來能復興之功。不誠偉歟。高嵩輩。丐余爲記。固辭不已。勉以俚語紀其實政如此。

梁公祈雨靈應記跋

元楊天澤

僕濫叨恩命。來涖茲邑。視事之初。遍謁境內靈祠。至超山應潤廟。觀舊碑刻。知其封額所自。父老有言。今侍御梁公亦嘗禱雨。獲應。惜未有紀。於是歸而訪諸耆艾。有安文美相里德者。云教諭張君唐臣已爲之記。亟命工刊石。予以表應潤神之靈。予以彰侍御公之美。而又以屬來者於無窮焉。至元二十九年五月日。

應潤祠碑跋

元伶思賢

成大廈者。非一木之材。製良裘者。非一狐之腋。而况廟庭深廣。工役浩繁。不資助於衆人。豈可以易而爲之哉。超山應潤舊祠。歲久摧毀。侍御梁公。嘗以祈雨靈應。欲撤而新之。旁近居民。翕然相助。而爲之首倡者。則鄉老武用里正宋德曹廣林。社長胡邦彥。匣刺局提領李仲

文也。縣尹楊侯既爲梁公刻文于石，而昔之助資力者不欲泯沒其姓氏，俾盡書于碑陰，其用意忠厚有如此者。因并刻之，以示將來。庶或有所勸云。豫章佾思賢謹識。

安樂會詞

元佾思賢

伊平適之爲邑，乃并汾之勝地。有山兮清且奇，有水兮秀且靈。有樓閣兮可以登覽，有田疇兮可以種藝。有桑麻兮可以織紉，有鷄豚兮可以享祭。風俗返樸而還淳，人物居仁而由義。雖去古以益遠，猶有唐陶之遺意。皤皤諸老於焉生聚，德邵年高，功成名立，悟知止之，不殆。思貪進之，可愧。乃結交於鄉鄰，義金蘭而斯契。踵商山四皓之後塵，繼竹林七賢之先志。追往哲以同遊，永相忘於人世。無榮無辱，無憂無慮。無是非無拘無繫，了兒女之婚姻，畢公家之租稅。或圍棋以消日，或賦詩以成趣。或拍手以高歌，或策杖以流憩。春則花圃尋芳，夏則槐庭熟睡。秋則採黃菊而泛酒盃，冬則對紅爐而避寒氣。隨時遊快活之鄉，任分樂安閑之味。斯會也，不爲名不爲利，聊相與以娛情。且優游以卒歲。

脩廟學記

元佾思賢

元貞元年八月一日，介休縣脩廟學成。縣尹居延田侯

澤以書來語余曰縣之學故在縣治之東中更兵革鞠
爲茂草大元勃興文武並用詔諸路郡縣官吏春秋釋
奠先聖先師以時脩其廟宇士能通一經者復其身其
有茂才異等則歲貢而超擢之由是天下學校始復立
焉至元甲子閻梅子實來宰是邑與儒生議脩城之東
南開買民居一所以爲奉祀之地歲壬申西蜀四川道
肅政廉訪使古陶梁公天翔繼至始作大成殿於故居
之前而以故居爲講肄之堂未及訖工而代去後二十
年主簿平陽王君益仲謙下車之初愛民重士慨然營
葺不憚勤勞於是邑之吏民相勸率以助資役蓋瓦級

磚嚴飭像貌門牖彝器以次而舉未越月而澤實來乃
悉其力而贊成其事自惟小邑寡民不敢重爲勞費而
又當驛路之衝南北往來冠蓋相望朝夕迎送不遑寧
居第因時之隙日積月累以漸而圖始終三年乃克告
備今秋上下用釋菜之禮而落之儻辱爲記以風示一
邑之士庶乎其有以作興焉則澤之願也余念今天下
之邑號能其官者不過優於簿書期會之間詳於追胥
督責之末而學校教養能如二君之協心者夫豈不可
貴者矧今屬筆之意且以作興人才爲言是有不容以
荒陋辭者故爲叙厥始末因誦所聞以告其邑之士曰

孟子有云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旣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信使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所謂物則而秉彝者惟其拘於氣質之偏遷於嗜慾之誘或至陷溺其心而不自悟耳古者先王爲是建學立師開之以詩書之訓成之以禮樂之文人生八歲則入小學而教之灑掃應對進退與夫六藝之習十五以上則入大學而教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然後齊家以達於治國平天下莫不因其固有還以導之期於不失其性不亂其倫以復其初而已夫然故其爲教易知而其爲學易明此三

代之前所以賢材衆多風俗淳厚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及周之衰異端並起邪說詖行惑世誣民至吾夫子出發揮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傳於回參伋軻顓孟氏歿而諸儒之論不足以及此是故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悉皆棄本逐末爭利去義上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下則入於雜博華靡之中雖學校之設其名若存其實已亡浸淫及於五季之亂而敗壞極矣近世周程朱張數君子相繼迭作實尊信孔氏而得其不傳之統著書立言闡發幽秘窮理盡性之微脩己治人之要兼該畢舉莫非正義反本以復先王之遺意其有功於

當世豈小補哉。然而世之儒者泥於俗學之僻，未嘗考其已試之效，或輕論而竊笑之。其有畧知慕之者，則又捨近務遠，處下窺高，而不思反之於身，以求其切於致君澤民之實也。今天子卽位，首發德音，以爲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深勅有司，擇其儒通吏事，吏通儒業者，以備選用。其意已甚美矣。而二君乃於斯時，一新其學，又能挺然自立，學乎古人之道，而推之以教其人，是皆宜書之以示來者。邑之士誠能於日用人倫之際，講論問辨，敬守力行，則良心可識，而天理自著。馴是而進，益高益遠，在一家則爲孝弟雍睦之行，在一鄉則爲謙遜廉耻之風，達而在朝廷，則功名事業光顯於時。三代之盛，何不可及之有。此則先王建學之意，而二君之所望於多士者，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杜氏孝感泉記

元郝天挺

書曰：至誠感神者，誠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神也。力有所極，智有所窮，極之智力，感無聲無臭之神，天舍誠奚先。誠身之道，惟孝爲大。故王祥之盛冬，躍鯉姜詩之近舍，湧泉皆其應也。振古如茲，豈今不爾。太原平遙孝感泉者，出於本縣西汾村里杜氏先塋之側，泉之得名，由今四川行省左丞之母。

沁帥便宜夫人王氏之所指而鑿者也。里自開闢有聚落已來，土脈鹹苦，列井數十，皆螫舌不可嘗。負纆抱甕，遠汲他所，民甚病之。帥薨歸葬，夫人扶柩哀慟之餘，相地出井，以供蘋藻，錡釜之薦，泉忽通透，獨甘如飴。耄稚歡駭，目之曰孝感。既周葬，遺澤至今賴之。帥諱豐，起跡農畝，金末兵亂，以材勇保據沁州。國初人附，累從戰伐，所破城柵，全活萬計。朝廷授以虎符，金吾衛上將軍，絳軍節度使，沁州都元帥，便宜行事。其本州所隸親王亦，有旨錫以沁陽公之號，授戈撫字，得人懽心。乙卯夏五月薨，年六十六。遺命還葬西汾州祖塋，沁人留之不可。

乃別建祠堂以奉香火。夫人王氏孝於親，睦於族，治家教子，慈肅有方。生男長曰思明，襲沁尹，累遷至明威將軍。吉州路達魯花赤，次思忠，自高麗國經歷官，遷承務郎，固鎮鐵冶提舉。次思敬，由汴梁安西路總管，召拜內臺侍御史，尋叅知內省政事，改資善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練達辨博，識明氣和，歷中外餘三十年。謝病退去。次思問以綏德州知州，僉奉議大夫，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衆孫三十許人，文通經史，武便騎射，出仕者依日月之光，春秋扈從，居家者安桑梓之舊。農昏甘旨，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至誠感神於斯見之矣。

隱西河之井泉日夜洋溢供鄉里饑渴之求源源無窮
杜氏之子孫日夜蕃衍供家國人才之用亦源源無窮
臨其亭斃飲其清冽鄉里不能知所自爲忘本子孫不
能知所自爲忘孝是宜勒諸石以告來者大德三年三
月初五日記

應潤廟祈雨靈應記

元武亮

書曰至誠感神又曰至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感而遂
通者神也夫天地鬼神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方皇元
大德之四年春迨夏無雨黃埃彌空蹇陽肆虐二麥乾
稿草木焦卷人民惶惶有離散之歎適達魯花赤完顏

大帽木兒受勅命來監是邑公善騎射美容止正直方
嚴中心樂易祇慎厥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
不爲表襮聽事之際以歲旱爲閔於是修零祀作土龍
遍謁縣內神祠禱之則輒無一應遂詢諸耆老有以超
山應潤侯言者公是日齋戒躬詣靈山謁神宇嚴香火
極誠敬暴身致禱不旋踵而玄雲四合洪雨河注越五
日公以牲醪用答神貺既又雨均浹縣境于是二麥舒
榮草木滋茂秋遂大稔本縣儒吏溫仁甫翌日踵門以
記爲請用示將來以表神侯之靈應者也歎辭不獲已
姑以公放心之由神侯靈應之實以紀之且山林川谷

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况吾邦超山應
潤之名先賢祈禱之實鄉先生教諭張公已備言之矣
不其然乎夫誠者神之靈人之誠幽明感通
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非神之靈則不
能散公之誠非公之誠則不能感神之靈幽明既交是
誠意接矣昔張雍士遜爲射洪令適歲旱禱白崖神卽
雨士遜立須雨足乃去蜀人異之我完顏公禱超山之
神卽雨則與士遜何異哉於是乎書之時大德六年歲
在亥黠攝提格孟夏一日記

元遺山先生超山題名跋 元溫仁甫

大德六禩壬寅蕤賓前一日謁講主標月老人經畱二
宿登臨觀覽奇峯削壁林木豐茂東壁見遺山先生筆
跡又源祠有景氣清淑平泉遠樹之歎先生常作詞云
一笑青山頂未受二毛侵於此可見賢人之心不以利
名拘其身仁智樂其樂也刻諸石以紀其末

征行都元帥五路萬戶梁公神道碑 元魏初撰

梁嬴姓非子之後秦仲有功於周平王封其少子唐於
夏陽梁山是爲梁伯其子孫以國爲氏如梁宏梁益耳
梁嬰父輩爲晉大夫汾晉地平遙其屬邑也公之先家

於平遥者其世蓋久然自公始大著祖諱顏父諱秉鈞
好施與鄉人以長者稱之娶郝氏生子七公其第三子
也公諱瑛少有大志勇力絕人善騎射金季中原受兵
所在郡邑望風奔潰戊寅元朝太師國王領兵南下公
曰天也死填溝壑何益乃率衆詣軍門上謁卽授元帥
左監軍使撫定居民攻諸城堡之未下者公屢出奇計
招誘降附凡百餘所明年從國王掠霍踏沁徑太行大
勝懷孟又明年入關秦隴悉定用是錫虎符陞征行都
元帥以縣行平定州事俾公領之兵火之餘戶口蕩析
公安集有法人始有息肩者戊子四月武仙陷平陽太
原州介於其間卒莫敢犯國王檄公進兵仙大敗卽棄
城走己丑入覲適改定天下官制特授公金符御前千
戶明年扈從南征至鳳翔俾西徇宋地西和興元十數
城俱下壬辰天兵次唐鄧公前其鋒與金兵戰於鈞之
三峯山大破之河南震恐時降附軍民日衆他將以糧
不給欲盡殺之公曰殺降不祥凡隸麾下者悉得不死
其父子兄弟離析而復合者俾籍於民幾三千餘人乙
未從元帥增海甘不入蜀宋人守瞿塘衆不克進公作
皮渾航以濟增奇之奏權征行萬戶留鎮興元戊戌又
從塔公圍資州踰月始下塔怒欲悉坑之公曰今始得

一城而坑之。他城未易下也。塔善其說。公喜曰。吾起身鞍馬間。不啻百數十戰。未嘗敗北。所全活者亦不下數萬計。壬寅。宋人陷成都。公與先鋒禿薛擒其四川制置陳隆之。成都平。丁未。公年五十有七。告老不允。詔公充西京平陽太原京兆延安五路萬戶。治太原。以子翼襲行軍千戶。公以太原甫定。民多離散。懇聞於朝。給復三年。於是四方來歸者三萬餘戶。刊簡令信。境內以寧。丙辰三月十九日。卒於家。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六。越五月。葬於本邑麓臺里先塋之次。禮也。夫人溫氏。子男四人。曰羽。太原路管軍千戶。曰天翔。少中大夫。西蜀四川

道肅政廉訪使。曰珙。早喪。長卽翼也。遷成都轉運使。女四人。平遙李思齊。忻州長官塔察。京兆路兵馬總管馬祐。太原路鎮撫都彈壓李燦。其婿也。孫男一十人。偉宣。武將軍。行軍總管。儀偁。傑。秦王府侍衛。補太原路管軍千戶。佐時中。時正。鴨水縣主簿。時仁。時義。俱存。立志。女一十人。七適大族。三在室。曾孫男一十四人。長思賢。次思敬。行軍千戶。餘幼女一十五人。天翔與初。有一日之雅。謂碑銘未刻。請文其實。乃按所具狀序而銘之。銘曰。天地草昧。間氣鍾。豪傑乘機。騰其中。漢唐之初。如囊鋒。聖元乃有。平遙公。公之譜系。羸本宗。世稱善人。服於農。

風之從虎雲從龍千載一時公實逢萬夫肝膽誰爭雄
批秦扶晉天為紅望之而畏罷與熊其心休休如有容
收降釋俘扶疲瘵并氓至今猶呼翁天之報施亦已豐
若子若孫咸登庸麓臺西原汾之東龜螭有文圍有松
千秋萬祀何終窮

少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司使梁公神道碑

銘并序 元監察御史李元道撰

公諱天翔字飛卿梁姓世為汾州平遙縣人曾大考顏
大考秉鈞娶郝氏考瑛多磊落有當世志使騎射以拳
勇聞佩金符御前千戶尋升都元帥五路萬戶娶溫氏

生四十公其季也公生而卓異未冠能樹立讀書通大
義弧矢之藝妙絕一時尤邃國言家素武弁獨以文階
起歲丙辰尹平遙縣時公年十有八克自振厲有夙成
風每召邑老十餘輩禮以酒食詢以民事眾老皆曰可
而後行會歲旱境內饑問以救災術僉言東南縣可兩
舍有神曰超山致雨賜弗爽公乃自責不德一禱而雨
是歲大稔民勒石以頌中統五年制受同知懷孟路與
魯總管府事至元九年授從仕郎介休縣尹邑當南北
驛衝藩邸絡繹使輅蜂午迎候供億不擾而集建學勸
農井井有條承制簡兵編戶以戍南方公第民衆寡甲

乙為伍少老服其公平用部使者薦十三年授承直郎同知郢州州初附兵氣未戢人懷反側羣不逞聚而為盜前政不能制公捕得首惡杖殺之餘釋不問於是豪猾畏縮一境帖然而後發廩庾賑單貧恤孤遺撫創罷修校宮葺津梁開陂澤課民力墾野無汙萊州之滯事留獄裁遣一空御史臺才之授僉嶺南廣西道按察司事嶺海瘴鄉人多不懌於行公毅然赴上部按郡邑擿發姦伏以舉職聞遷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副使百姓者宣慰廣海貧墨厲民土豪黎德因之為閔公劾奏乞選望臣以代朝廷然其請海徼遂寧改奉議大夫西蜀

四川道提刑按察副使歲薦饑蜀山水四塞權販路絕公言諸主者當發廩以周饑民僉議上聞公獨曰報下則民殍矣朝廷罪責償某身任之衆莫能奪遂發糧四萬斛舉郡羣焉桑哥柄政遣使校天下錢穀檄公分理時普希台肆暴公寬猛適中不事剽剔時論多之廉部南郡建言思播入番蠻貊所家怙險莫制盜弄我干戈虔割我疆場宜遷其右族郡之便且選良撫臣使之知懼朝廷後以宣撫殿南服由公請也授奉政大夫浙東海右道提刑按察副使未上二十六年雲南行御史臺授朝列大夫侍御公下車白曰南詔衆夷變服無常而

守臣緩御乖方得不爲將來之大戚乎訪軍民利病得
汰冗員薄稅歛省驛傳遷士官恤兵政已邁懸布威德
懷遠人切治懷者二十餘條乘得以聞世祖皇帝深所
嘉納授吏部侍郎會高麗餓制以公往賑還日奏對稱
旨授少中大夫成都路總管未幾改西蜀四川道肅政
廉訪使命下疾革至元癸巳七月四日卒於都城寓舍
春秋五十有五子時中等以樞歸以是年九月二十一日
葬縣之麓臺先塋夫人周氏太原鼎族子男六人曰
時中朝列大夫信州路總管府治中時正承事郎清河
縣尹時仁忠顯校尉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時
義承事郎成紀縣尹時智時信未仕女三長適將仕郎
懷孟路鈔庫大使劉自得次適沁州杜仲箎季適宣使
相里輔孫男一十一人之材從仕郎保德州判官之楹
之拱之樞之權孫醜間延童孫女二十三已適將仕佐
郎萬泉縣尉茹春承事郎太谷縣尹張伯顏不花忠翊
校尉管軍千戶寇彥禮集賢院宣使李完澤冠州長官
李荅荅曾孫男八黑黑頑頑霜臺曾孫女二幼時中狀
公行事走京師泣懇曰先公棄諸孤養旣克襄事歷年
二十矣與先公聯事久莫子若知先公之素亦莫子若
敢以銘墓道請公資易直不置府城鄉黨稱孝友喜文

士樂推挽後進。蒞官將四十年。理民爲循吏。執憲爲才
監司。轍迹所旣。威惠並著。嘗治官書。必察吏之賢否。有
以小罪當笞。其人懇以母老且病。願沒身不齒仕版。自
贖。公惻然釋之。論者以公有公輔之度云。銘曰。維金其
符。維壁有蒲。父摠元戎。子爲大天。梁氏曰。媽。四葉始大。
司牧司憲。遐邇畏愛。弱齡植節。白髮是從。教孚百里。澤
普九農。天討南方。索兵昨籍。卵分殿最。昨妥兵集。繫郢
之孺。靡爲盜區。殄厥渠魁。乃菑乃畲。嶺海之南。蛇虺之
窟。有來冷風。廓清瘴毒。粒民之饑。鋤吏之姦。威行務川。
德被岷山。詔行臺民。勞官沸露草。泰庭南

杜思敬諡文定議 元人失名

人是惠帝曰俞哉。處汝南黎。其領春官。哺我東夷。四遠
身周。幾半天下。使指蜀臬。吾將稅駕。哀中其壽。昇其
才。胡不百齡。吁嗟公哉。汾流蕩蕩。晉山屹屹。植石鑿銘。
以表窳窳。

培之厚者其根大。德之深者其澤遠。故求忠臣必於孝
子之門。論王佐必考正學之自。乃若故中書左丞杜思
敬。由其父奮起行伍。顯立勲勞。遂得給衛世祖皇帝潛
邸。及遊許文正公之門。益知講學源委。初任御史臺都
事。轉治書侍御史。權姦伏辜。臺臣以失言併逐。世皇獨

量其忠命泄職如故無幾除戶部侍郎歷右司左司郎
中出為順德安西總管就僉陝西行中書省事尋移汴
梁總管復入為侍御史議事上前首當帝意拜中書參
知政事進四川行省左丞以疾不行及為中書左丞彌
綸匡贊洪圖大抵以忠誠為格君之本以安靖為出治
之基進退適宜始終全德所謂西平之家有子而河汾
之門多賢豈不信哉誅行易名所以勸善矧茲丞弼歷
事景朝可無美諡申示褒旌謹按法敬直慈惠曰文踐
行不爽曰定請諡曰文定公

故沁州長官贈沁陽公杜君祠堂記

元弋穀

以人之身為身則人亦身其身以人之家為家則人亦
家其家已之身非人之身乎人之家非已之家乎古之
君子一視同仁物我無間奮不顧身以濟人利物為已
任視人之害猶已之害而去之視人之利猶已之利而
為之實德久孚輿意同感或捐軀以報之或奕世以祀
之猶恐不能盡其心是以南陽遺父母之愛宏農羞絃
歌之薦望峴碑而感泣藏甘棠而弗剪蓋有不期然而
然者矣沁之為郡襟三晉帶兩河扼南北之衝變故之
際憑阻而觀望者蜂起蟻聚于時之民可謂難安矣烽
燧既息版圖一定以葭爾之荒區當出師之要路以瘡

瘼之疲俗應倉卒之急賦其政可謂難平矣土隘而多瘠民勞而易貧生財之道甚少而用之者夥其治可謂難治矣合敷者之難而我元帥杜公一以誠意處之未嘗以夷險芥蒂于胸中故能制其二而懷其柔安其邇而來其遠阡陌荆棘衽席塗炭均徭賦賑乏餒四十年間政平民安課其殿最視他郡爲優此其章章著見于人之耳目者惜乎其績未究而遽有拂衣之歎此人之所以思慕痛恨而不已也若夫家世之系出處之蹟則碣銘存焉茲故得而備述之蓋其敦本抑末尙實惡華勇于去惡篤於撫善小民號泣哀慟之聲達于遠近是

豈偶然哉中書楊君以朝命宣撫是邦期月之間親閱政迹况於公有二十年之舊故其知之審而詳之深一旦集僚佐耆老而論之曰卽公始闢此境還定勞來以迄于今旣肉而骨又壽而脉矣功德所著不爲不多今不幸而逝其忍遽忘之乎祠而享之亦報本之禮也僉曰此衆人之素願也重以王恩優渥廟貌俾新榮上公之號腆血食之祀報功崇德一尊古典上下之情不約而同誠之不可揜如是夫遂卜吉地旣堂而且豫焉以爲歲時酬奠之所仍謁僕以紀其實辭不獲已因謂自古人正學之廢而誠意之道間見于勇烈剛毅之士蓋

以性質之端，殼資稟之渾厚，故其善言善行，皆自誠意中發見。傳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而上之所以嘉公之勞，而厚報下之，所以感公之德而不忘者，其以此歟！僕非知公者，蓋聽夫邦人之頌如此，故樂爲之書。與夫色仁行違，以竊時之聞者，固有間矣。歲丙辰七月二十五日記。

呂簡肅公神道碑銘

元虞集

公名洸，字蒙甫，大原汾州西河人。蒙泉者，大濟王鉅書而錫之號也。性篤實方正，承乃父彰德公教，潛心性理，既冠，觀光京師，以國語文字爲廣平大名教授，秩滿，辟

內府史，復授承事郎，監豐穰倉，論課爲京倉最，遷通政院照磨，能聲丕著。大定甲子，朝論以公優於理，授承直郎，備用庫副，非素志，不拜。又除河間等路鹽運使，經歷以疾辭。時中正院狄公知公抱負，授承德郎，都府經歷，公勉就職，擢淮西道肅政廉訪司知事，將行，復拜大宗政府左右司都司，尋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首言八事，開經筵，嚴衛禁，清選法，舉賢才，復常平，設義倉，邊關修武備，其貪鄙罷懦，皆苗薶髮，概之。其治績顯然者，薦諸朝。天歷初，四川兵叛，公守省，湖廣料賊兵，必東，乃督行省平章劉爰恒等分兵守歸峽，潛授方

謀知有備不敢東使大江南北得奠枕者公之力也由南臺都御史僉海北海南肅政廉訪司事既至興學校厚風俗按海南四郡明年按海北五郡訟息化行高城深池以備盜浚渠立塼以防姦揚威有堂以習武通極有闢以禦暴寇至弗能害寇退老稚相泣曰微呂公吾屬俘死矣有疑獄參伍得失俱賴以免嶺海之間去天日遠民之鬱抑多未獲伸公洗滌冤滯不可勝記南閩洞蠻構難誘陷鄰境公單騎叩賊巢來降者以萬計剪木通道冒險夜行旦暮不得息人不能堪而公處之晏如先是客死海南者皆委之水火公惻然捐俸金市雷

以高壞地垣以護其葬屋以庇其祀名其堂曰澤幽化治南土聲達天朝上遣使特賜服以勞加中憲大夫移遷嶺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凡所行悉如海南北其孤寒子弟公割俸延師以教育之民告饑吏白當聞公曰比聞動淹旬月吾不忍赤子之絕於乳亟命發粟賑之墾屯田教樹畜凡爲民興利除害者汲汲而勇爲之至順三年四月十九日弟浹歿於家公聞之泣曰二親年邁一弟又亡其能居乎乃歸省親老幼遮道垂涕不忍別就道詔加亞中大夫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未遑赴任亟歸途中聞乃父恒齋公已歿矣丁父憂服除

起爲襄陽路總管本路諸軍與魯總管管內勸農事既至一新約束明憲令先之以戒告申之以懇切未數月民大化丹夫子之宮牆碑六賢之封誥增廣生員申町地曠指示白鹿洞規不惟郡邑有所師社學亦從而興也新社稷壇葺三皇廟凡庫局亭碑廓而宏之備水防姦慝使於民者知無不爲凡爭訟積年不決者決於公之一言有誣服殺人者在禁六年五府不能明公竟免其辜有妖言惑衆者株連數郡止坐首惡餘誣者得自白禱神雨應拜火風回甫歲餘以侍親歸襄民泣留者數千人丁母憂服闋詔加公爲刑部侍郎公遽於

得學審事平允聲譽甚著丞相脫公偉其才平章王公引見上上記其桂林之政特賜服以寵異之大名大府也是時上方勤恤民隱簡守令公作新治化乃授公大中大夫大名路總管兼府尹本路諸軍與魯總管管內勸農事知河防事既至修明政教丕變舊俗餘如尹襄陽而加詳焉至正甲申秋七月水大至幾入城公督官屬堅隄防民竟免害及羣盜起大掠燕南而齊魯尤罹其毒忽賊騎兵數百至時夜未半公方巡警聞之撤西南二門橋梁把截衝要謀知不可入賊乃退會臺議各道憲長公以宿望擢拜嘉議大夫海北海南道肅政

廉訪司使十年而重來老幼咸乘風濤而至如復見其父母焉雷境有譚福旺者據險遠擅腹剝其民或忤已必因官府文致其死或竟殺之其勢延水陸數百里有司莫敢問帥府懸捕盜之賞譚持檄逼虐其鄉俘平民以獻曰此盜也又執傍近之人以告曰此賊黨也凡百十人有司通爲姦利獄久不可決會陳斗柄被追攝與捕卒相拒譚大煽其虐無辜甚衆吏更蔽之公亟命捕譚至罪如山積一一欵服嗣州民羅仲仁與譚並稱二豪逮治之罪尤甚於譚二酋服辜海民始得安縣吏有強委禽迫良家女爲妾者女家不願適女過市摔而詬之重辱之女憤投水死憲府按吏以法有二商船遇盜盡劫其貨商之徒十九人浮以登岸告岸之父老因執以爲盜獻諸官有司弗察憲府問之得其情罪執者求真盜有商郭艤舟白沙浦夜遇風登貨於岸岸人掠之而韓氏兄弟適至得所遺物甚微郭詣韓取之欲盡償所失有司以盜論韓而白諸憲府得其情謂韓拾遺非盜按律免之徭人寇遂溪石城及海康諸鄉官府驅賊退民有執盜後者繫獄吏用其辭以爲皆鬱林博白民移文捕之博白吏械良民與已讐者六人以致憲府問得實皆釋之凡如此者皆足以服民志使荒遠之人知

國家法度不可犯憲府政治不可欺賄賂黨與之不可恃誣罔羅織之不可行此其畧也至正六年除嘉議大夫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司使赴任歿於海北雷陽之民如失所恃以聖恩扶還靈柩葬於洪哲里先塋之次前夫人吳氏祔及請諡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河東郡侯諡簡肅然內助之功再娶王氏方氏居多焉公二子長曰權次曰楷一孫曰達海帖木兒凡公自筮仕至屬纊其行狀則河東田渭棗陽縣尹徐真朝列大夫國子司業潘迪等之所撰乃子權謹書而備錄之屬予銘焉銘曰於皇聖明龍德在淵鑒茲臣庶

念無遺賢濯濯柱林司憲之貳服其父訓奉職盡瘁乃錫天章以畀其家惟久惟恒則於汝家帝開明堂召用舊臣寢貳憲部秉國之鈞土憂遠人信任是使郡府使節往稱其使睠茲島夷海波間之要荒弗治從官實來寄重事煩不違眠食不以細務弗及心力商困於盜脫身自歸反爲吏執加以赭衣民有室家吏欲強婚迫之自沉孰究其寃民有強梁恃險爲姦奪貨殺人有何憚鰥捕盜有賞盜不時得平民怨家桎梏爲賊留獄無驗至正六年毀家殞身誰爲之言凡此之流善良瘖瘂狙詐壟斷何適非賈蜂螳搶攘職此之由不換其羣吾民

曷休煌煌繡衣既信既久無情之辭一見立剖羅織鉤
箱器不得施蕩蕩其安于于其隨父母妻子晝耕夕寢
惟蒙甫公貽我豐稔維皇聖明當宁念茲遠人所安錫
召以時歌以麥蕭燕以湛露遂相斯朝百福來胙

汾州府志卷之三十

藝文四

孝義縣重開潤民渠記 明武德新

孝義縣之西南隅有河名曰孝子源出縣西百里之薛
頡山有渠曰潤民通孝子河引水溉田其來已久歷元
辛卯民以避兵為急不暇於農至我明洪武三年命亞
尹成公器之來治是邑下車之始惟以招集流亡勸課
農桑為守土安民之要攢合戶籍均平地畷示寬征薄
歛之由柰殘毀之餘民猶有未獲來蘇者繼至去秋及
今春不雨乃呼里民喻之曰方當東作雨澤愆期歲功

一失饑饉臻矣茲有潤民渠廢未久若輩當汲汲起壩
導水庶可利農事而禦荒旱矣衆皆鼓舞從命卽糾合
鄉村之被利者得工八十有五始自二月之辛未卜於
高崖底壅築隄堰疏通水道成於三月之丙申由縣南
廂達於縣之東北隅次則文瑞中義等鄉首末輪流循
環不已俾境壤之地變爲膏腴烏鹵之田轉爲肥澤二
麥蕃然而秀五穀奉然而茂籬落園圃間一望如雲耕
者悅耘者喜荒者闢閑者作回凶儉之萌爲饒給之兆
是以田夫野老馬走牛童皆知水之利無窮公之德實
溥矣衆乞予爲文以紀諸石欲使後之人被其澤而思
慕不忘也併錄工程人姓氏於碑陰以共傳不泯

孝義縣重修廣濟渠記

明王宏

高唐之山有孝子河源出孝義縣西北山駢於白壁之
左右旁分二水合流一派開渠東注環流城郭朝廷賜
額曰廣濟渠潤物惠民誠有利於百世也邇年以來世
與事殊物因時變或秋水泛流洪波橫逆久而淤澱俾
高者傾平者漫且荒且涸耕獲之地咸爲榛莽值兵革
煩興民物凋敝不復知有廣濟渠矣洪武庚戌春三月
天久炎旱瘡痍之民弗克更生新授判簿成公器之濠
梁人也才兼通敏素以民事爲心訪於耆宿成執中於

是驗地之形勢水之故道率衆興工雲集而至不旬月而渠復成知物之情興民之利亦由漳水灌鄴涇水注渭克紹前賢之嘉績者傳之百世庶幾其不朽乎。

孝義縣清濠築隄記 明人天名

邑之西北蜿蜒屈曲高下皆山一值春霖夏潦萬山之
溪悉東注焉城中之水無所洩城外之水無所蓄兩相
距而衝決激盪匯爲巨浸歲歲爲城垣民舍患蓋城之
濠淺且狹又經填淤向曾有護濠隄岸兩重亦漸就摧
圯故水之患較前益劇予蒞事之明年因其故跡募丁
夫數百名具畚鍤興礮鼓親身督役俾濠之淺者浚之

澤獲者闢之廣隄之庫而薄者增高益厚樹柳數千株
使牢固其根址保使無嚙蝕焉庶西來諸山之水不至
內逼於城城中積潦悉注於濠居民安堵城郭晏然然
後予心始慊尤冀後來者踵行而修濬之以俾勿壞則
一邑生民之幸也是爲記。

石州重修上鳳山希夷廟記 明許孟和

石州三陽山在州北二里而近迺宋希夷先生蟬蛻之
所也山有土穴二世傳希夷嘗居於此按史希夷姓陳
氏名搏字圖南自號扶搖子五季末宋初亳州人方四
歲戲渦水側遇青衣媼抱置懷中乳之聰慧日益性好

睡明易數之學有圖天下之志嘗曰大丈夫不爲一世之主必爲百世之仙因過宋直太祖於酒肆中詫曰此方面大耳者異日必貴作歸隱詩曰十年踪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華及睡朱門雖富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收拾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入武當山辟穀練氣廿餘年徙居華山雲臺觀周世宗召至禁中以其好睡令淨掃一室以居之閉戶月餘不出人或以爲死及啟戶視之其鼾息如雷賜號曰白雲先生久之乘白驢入汴至洛陽聞太祖登極大笑墮驢曰天下自是定矣宋太宗雍熙元年十月召至以野服見戴華陽巾草屨黑條不類凡俗因問歷數則答曰且睡且睡直待五更三點至時問之則曰已言之矣問建都則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尋請還華山詩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卽凌虛跨曉風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賜號希夷先生日與蜀之季真八百游八百白稱神仙年八百歲曰吾動則日八百里故楊誠齋譏之有步行猶是地行仙之句再召則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終不起其相法尤精弟子种放初往見之作樵夫拜於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邪二十年後當爲

顯官放曰。某爲道義而來。官祿非所願也。希夷笑曰。君骨相當爾。太宗太平興國六年。上聞召見放。以母老辭。賜下。甚厚。詔曰。使天下知朕厚逸民。旌孝子。而相勸爲善也。乃命長吏旌其事。真宗朝。張齊賢言。放隱居求志。孝友之行。可礪薄俗。召爲左司諫。表求歸山。因改右諫。議大夫。授給事中。作七言詩二章。餞於龍圖閣。隨手引登。如明皇之優李白焉。隱居終南之豺林谷。東明峯。結草廬。以講習爲務。後進從之者甚衆。傳易道於穆伯長。伯長傳李挺之。挺之傳邵雍。雍傳其子伯溫。至其孫溥。始不得其傳焉。張忠定公詠。少時謁見。欲分華山一半同。

隱希夷曰。公有官爵。未可議此。天子望君。如失火家待君救。豈可不赴也。以筆墨蜀箋遺之。公後帥蜀。作詩贈之曰。性愚不肯住山林。剛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檄。回頭慚愧華山雲。故兩鎮杭益。皆有善政。錢宣靖公若水。十歲能屬文。希夷一見。以爲有仙風道骨。請麻衣道者。共相之。擁爐以火箸書。佐不得二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真宗朝。任樞副。年四十致仕。皆如其言。端拱初。先生命弟子張超。鑿石爲室。化形蓮花峯下。此見諸史傳者也。洪武戊午秋。僕典教玉亭。其故老則傳希夷居室之草場街。嘗掃禿帚。乞食於市。面垢不洗。洗漱

雨人以為雨讖後居三陽之嶺有女奴日饋飯食忽陝
 右人過見而拜之作詩曰古洞巖前碧水流白雲繚繞
 鳳山頭幾年不見先生面今見先生在石州遂蟬蛻於
 穴鄉人瘞其骨於山右一百步元季有州 達魯花赤
 濁龍者聞其異發視之見其骸仍跌坐於座令人昇出
 整之既而首忽墮地而解爛體大如斗而色赤土人以
 紙裹香於傍經宿盡赤將帥荆子倫亦欲往視土人辭
 以不知而瘞之華山道士累欲盜其骨以還陝至吉隰
 而不能進復送瘞於茲此聞諸土人之說也豈希夷羽
 化之後而復神遊於石乎嗚呼僕聞道家者流欲其精
 神專一動合無形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能究萬物
 之情而不為萬物先後此神仙之要道也又豈若吾儒
 之踐履篤實而可以傳名於萬古哉然世之人每喜聞
 而樂道者得非以其若曾點之狂而其名尤彰於宋乎
 且希夷一隱士也或以為居於亳或以為居以石至於
 九江陳氏家世業儒往往亦冒其名以眩流俗豈吾儒
 之事業果不如仙道之可傳於久哉是可傷也已是可
 嘆也已山有舊廟元季燬於兵國朝洪武甲子天真觀
 道人王混然與道者張仲謙重建祠以祀之因礮石走
 其徒王敏道請記僕因撫宋史之文著於前復紀其土

人之說著於後俾刊諸石以俟後之博雅君子操大手
筆者有所采擇亦以祛後人之惑云

贈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霍公墓誌銘 明余學夔

公諱大方字仲矩姓霍氏汾州孝義人世爲邑著姓曾
大父霍道大父霍良父霍彥祥潛德於儒弗輝於時母
周氏公生元至正丁未九月二十七日自幼端重不事
羣嬉元季四方弗靖退伏閭里肥遯之樂貲具豐富貧
者資之弱者仰立焉質直不回擇交不論貴勢惟德是
洽苟有富且貴而德義罔聞雖衆車徒弗顧也故閭井
之弗平者徃徃求直且平居事父母孝膳服之奉必身

親之不以委人執親之喪泣血弗見齒附於棺者必誠
必信造次循理弗苟焉尤篤於訓子嘗謂莘曰吾少經
離亂弗克紹先業汝生長昇平其勿墜吾教以庠序爲
禮義相先之地俾遊鄉校者教之經術行義莘承其意
永樂丙戌以明經登進士第奉詔歸榮故鄉公戒之曰
朝廷作興士類一至於此汝尙克慎乃身以無負茲寵
命庶不忝所生而有光吾門也莘受教惟謹果爲名御
史簡慎凝重得憲臣體有告公者公大喜曰吾亦可以
瞑目矣永樂辛卯十二月十七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
十有五葬於本縣張家莊之原洪熙改元舉褒功之典

凡廷臣勞勩彰著列於誥勅榮及其親子幸雲南道監察御史勅命贈官如其子配崔氏贈孺人子二人長曰功遠次卽莘娶任氏寵如其姑孫男元愷憲振吉祥慶雲嗚呼公之行義有不可掩如此是宜銘之曰霍本姬姓河東其里博陸衍施世濟其美中陽著姓德義同豐流分源一得祿以崇公能教子克明聖志久隱而顯歆羨於世是日子能實公大明載世有碑閭里之榮汾河源遠奚止千里我銘墓碑厥聲無已

盧氏縣令于君墓表 明劉定之

予往歲奉命祀嵩嶽登高臨遠見環嵩千百里間歷指以問人有言永寧盧氏兩邑富庶其民自得於熙洽之辰積有年矣予心善之今行人劉秩以其同官于坦來謁爲坦之父縣令君請表墓追憶歲月則予至嵩正君爲此兩邑績成之後也君名淵字德深石州白霜里伯達建中仕賢其曾祖祖父也俱隱處不仕有善行君少入州庠習詩經貢至國監益勵所業師友稱之歷政事滿得仕初承永寧巡撫河南都御史與藩憲交章薦擢爲令繼改令盧氏其在永寧民男女嫁娶不及期者促之成禮勿以資賄相責望從而畢婚者三百餘室白渠三宣利新興萬箱漑田千頃湮塞旣久失其故利率衆

鑿治之。腴壤彌望。歲有常收。巖洞產銀。採者爭鬪。死傷
奏置崇陽巡檢司。前患乃弭。邑遣民協濟。孟津渡以其
遠。言於朝。得免役者十七家。所修社稷山川邑厲壇城
隍嶽洛大禹光武文彥博廟。皆勝舊規。於大成殿學宮
致力尤多。像設禮器。黜與聖備。增拓翰林學士薛友諒
所建洛西書院。以居來學。絃誦翕然。奉詔完其邑郭鼎
新。聚木石。從堞濬池。可爲經遠計。其在盧氏。不克久。然
聲已著於鄰封。民歸嚮之。賦集訟理。不異永寧也。於時
君年餘六十。母張孺人年踰八望九矣。君乃告歸。奉親
教子之暇。優游山水間。歸之明年甲戌。見子坦登進士
列。於朝行。又若干年。而母壽終。近百齡。葬祭有儀。光於
聽聞。未幾君卒。卒年七十有一矣。元配慕繼。車及高三
代。子男四。泰振茂坦。女二。適李振。王琦。皆庠生。孫男十
一。璽國監生。瑄瓚玘。瑋瓚玘。孫女八。適庠生安
貞。王甫。韓璉。餘未聘。曾孫男二。天順癸未十月十四。君
卒之日。州西孟家領之陽。其葬處也。惟君宦績存於所
蒞之處。有實可表。而祿集於家者。蔭本。延棧。豈非天以
報君而然邪。未有無足報而天爽施之者也。由是觀之。
君信善令矣。表其兆域。非特示子孫。使克念前聞。抑俟
顯揚於未已。彌彰宜民澤物之有後祉也。

梁節婦墓誌銘

明張錦撰

節婦元肅政廉訪使晏天翔曾孫旭之長女溫良恭敬
慎而寡言出白天性且勤於女事父母最鍾愛之年十
八擇嫁於榮祿大夫光甫元孫辯克執婦道無違親戚
咸愛重之年三十辯卒寡居是時子公茂方五歲公興
方三歲願方八閱月欲從死柰舅姑在堂遺孤在懷無
所依托遂躬紡績織紉夜以經旦以給衣食居數年教
公茂公興力農業支持門戶家道漸豐遺願入鄉學攻
儒業中成化乙酉鄉舉名動京師孫五人曰瓏曰瑚曰
進曰璋曰珙秀發異常咸節婦之教育也成化二年間
賜進士出身平遙縣知縣田掄奏請於朝以旌表之詔
未下而卒年幾七十舊墳在縣治西南地名梁趙原周
圍百畝林木森鬱中有石人石虎石羊石望柱石過門
碑銘剝落世傳元兵馬大元帥六世祖彥哲之所卜也
合葬節婦於墳之良位送者及千人鄉邦慕之願抱終
天之恨乞銘於予以示永久予以同年之好義不可離
遂爲之銘

孝義縣補修舊治歲月記

明張日升

宏治改元年冬十一月余來知是邑也以教化安養爲
心農桑學校爲務均平賦役殄除盜賊凡利可興弊可

革者卽與興革之強當鋤弱當扶者卽與扶鋤之催科以時簿書無壅詞訟少簡而事多就績遂及夫敝壞者乘時以次而修葺之蓋以公署者政事之所也正廳建自元大德間迄今百九十餘年敝陋弗堪兼且促淺故於宏治二年季秋因舊架而加深二丈砌以磚石圍以木欄仍於堂後立庖廚五間西北隅立工匠局三間分糧倉二間西南隅馬神祠一間牧馬廄一十間徒獄門於儀門之內其功雖鉅不越月而落成學校風化之地也堂齋創自洪武初年今百二十餘歲傾圮弗支况又卑陋遂於是歲孟冬撤去故構而創立五門壘以堅石覆以甬瓦四年季秋東齋樹三楹西齋亦如之前立門房左右二角門其費雖多不滿期而畢舉宏治三年秋成之後補築城牆堦口高九尺覆以甬瓦四門各建門三間以壯保障之固宏治四年農隙之時重修布按二司二門各一間後堂拖尾四架塗以粉飾兩廂各三間以安上官之寢六年改立帝君祠三間泮學門東南向號房射圃東西對峙七年復建學後堂五間開三門修廩倉左右輔翼又建澄清坊一座公館後寢三間西南二南壇齋宿房三間東西吏舍各三間八年秋以鐘磬啟晨昏卽號令政事之一端也前人懸之於槐茲開

因循數年未暇飾之以架主夫昆者莫不匿笑欲創建柰力弗逮一旦故老咸曰縣東南隅舊有鐘鼓樓前龔二尹立於真武廟前爲樂樓余以爲真武樓心元妙必不樂此遂移徙分建於戒諭亭之後東西各二架而增大之以懸鐘鼓而宣政令也通記補修則有十以間架計則九十其數雖多尙有缺者幸而來歲有秋重修東西幕餘及西吏舍庶幾少完矣凡此修葺因舊規而增新之未嘗得以改作其料物皆因時措置不敢科擾民財其功役皆因在官而益之不敢勞民力故不怨而厥功成矣數事旣竣非敢自侈其能况春秋有事必書姑刻此以紀其歲月俾來者其有考焉

孝義縣重修南曹村普濟民渠記

明張日升

聖朝大政舉舉其於水利一事特注意焉旣設郡縣以分領之又命重臣以總督之無非欲其水之大小凡可以利民者悉令築堰鑿渠以備旱潦而灌民田尤慮其職之舉廢無以勸懲故於律戒其官失時不修隄防懲其民則曰盜決河防俾人人趨所以利民而避所以病民者孝義古名邑也境內山川環繞水泉灌溉之利亦多西有勝水河舊疏潤民渠廣濟渠新開上原村渠賈家莊盧家莊渠北有行春河舊開毓城渠柳波渠東有

汾水河舊疏王政村渠支峪河渠歷歲茲久率多淤塞
宏治改元仲冬予來知是邑明年春民有以故事陳者
悉與鄉人疏通之維五里許有渠曰普濟民者其源出
自西南七十里玉泉山下經流南曹村入勝水河東道
於汾其勢湍急隄防每爲所壞水利弗興況此村四顧
桑田千頃非資此水曷克有濟先時永樂間知縣劉祥
創修之未幾患大水隄堰坍塌遇歲旱民多病之越數
十年更代無常未暇有舉之者予於三年春詢其故事
急欲復舉親督工役不踰月而成纔經二載患大水河
防復崩六年秋二尹葉公蓮幕黃公鄉耆張能等詢謀
僉同先期黃公督工事將竣公出葉公代焉尋舊蹟而
增築隄堰高厚倍於昔傍栽柳樹百餘以附之仍立分
水日期於是渠道通流歷數載無崩決之患鄉民僉謂
宜立碑以紀歲月予因民之自記者并及渠之兩岸民
置田畷四至認糧石斗升合水程次第澆田頃畷村落
散處贅陳於末圖以示將來云宏治十一年秋九日
記

辛文淵墓表

明任良弼撰

辛氏自勝國來爲石州巨族至太守公始貴顯公諱文
淵字道深號東山曾祖智祖守中父憲咸嗣行義高於

鄉宜耀而晦。母李氏亦克配德。生子四人。公其次也。公姿貌莊重。慎簡笑語。喜讀書。輕貨利。公之兄嘗督公徵鄉貨。公曰。使弟不爲周孔。而顧使爲陶朱乎。且先人已沒世。忍使之終無聞與。時公年十五。始入鄉校。刻苦問學。爲士聞人。提學副使胡會稽。沈金陵。皆名知人。按試。勿首公。且布所試文。以式郡邑。中成化庚子鄉舉。命與時奇。累不捷於春官。遂築室於東山。人因號之。弟子從者日衆。公學益純粹。登宏治癸丑進士。家宰耿公。悉公抱負。欲置公科道中。偶疾作。弗預。明年授大明府濟縣尹。濬大邑也。素難治。公嚴威寬仁。咸適厥宜。頌聲至今。在王威寧嘗贈以詩。有冰清鑑明。衡平之句。皆紀實。非妄言。巡撫史琳首公薦剡。未及擢。而公丁內艱。先是聞母病。卽欲解綬歸。當軸不可。焚香籲天。願減己筭。益母壽。及卒。哀毀幾絕。葬旣悉。從禮不顧俗。服除。補順天府固安尹。固安亦難治。又近京師。多權倖。懦者苦其撓。剛者輒羣矢而毒之。公接之以忠信。處之以公平。衆始疑終化。倨者以恭。未半年。政聲流行。巡按黃世經以公風力聞於上。欲署公爲御史。阻於仇。轉無爲州知州。州庠舊狹隘。且傾圮。公下車。釋奠而嘆曰。是誰之責邪。卽拓地築室。輪奐翼然。化美俗善於先。有光秦尙書有記紀。

其事巡撫張公紳巡按曹公玉交薦越二載陞河間府同知專戎務值隳廢甚公樹場連屋簡器練卒纖悉畢燭民咸怪以爲神豪賊巨寇避跡他所巡撫韓福喜曰是可爲諸郡法矣式於五府以顯異之值逆瑾擅威福用飛語逮公詔獄竟謫公廣東化州同知公戒行李無戚容有勸公省桑梓者公曰旣以身許國而又懷土君子不爲也抵境廣之藩臬委公盤運州鹽意欲濟公乏兼脫瘴癘公笑曰吾豈以利害死生易其心者邪竟之任未幾復河南汝寧府同知尋致仕以御史薦復公官改彰德公欲不赴親友力勸曰害公者瑾也公不起欲

誰咎邪始就職時盜賊縱橫於山東所至破郡縣殺長吏於萊州尤甚詮部難其守知公賢推公知府事旣至浚湟崇雉器守戰具信賞令嚴復論以忠義曰若等王民也理勢宜勝賊縱不幸亦忠義鬼矣忍跼踏於犬豕邪卒獲保全闔境以寧時忌公者據要津或勸公饋遺免禍公曰古人無書抵政府吾獨效時輩爲哉竟爲訕復致仕歸鄉里爲願壽會與耆英飲陶然自得若未嘗仕者一日動子長之興南遊江湖舟次臨清病卒正德十一年五月二日也公壽六十一娶吳氏子一槩義官柱鄉進士有文行不忝公後累葉積德於斯亦有徵女

一孫男四孫女一柱奉狀來予求墓表予幸進士從公後知公詳狀公門人張戶部所作者因爲之辭曰辛公孝於母友於兄弟睦宗族嚴妻子世共知也然學不揣章句而務行聖賢之蘊奧以故造詣深而涵養固執此以往雖忤權奸蹈危險瀕死而不屈者蓋外之輕而易其內之重也豈獨今大之所難哉可謂剛直之士矣予以是表諸隧若夫隨官奉職易人之難此又公之小試而弗克大施者命有遇有不遇又適乎時之宜不宜也其阻於仇厄於權閹忌於讒佞邪正異好從古如斯無足怪也無足怪也

贈君潛菴高公墓表

明閔如霖

正德十五年二月十五日邱縣知縣潛菴高公以疾卒於家又明年三月二十五日葬於石州沙會村渠西平之原其女婿之子兵部侍郎南川張公實爲誌銘又三十一年而公之長子按察副使孟門先生以書來屬如霖爲文表於墓公諱崇明字文昭以太學生受長垣縣丞謙恭接士不畏疆禦豪貴人請託未嘗曲聽上官廉而賢之委以錄囚賑饑公決疑平冤案無留贖賑卹有方疲人全活又奉牒董築邑城以身率先民樂於趨不數月而雉堞樓櫓雄壯孔固已而旁郡寇起剽劫橫行

所至殘破長垣獨賴公以全課最陞邱縣知縣長垣人
士垂涕遮道留不獲乃僉謀立碑記公功德且生祠之
夫邱山京要衝也時寇勢益張入邱界中百姓奔竄震
駭公呼諭以義親提劍登陴晝夜巡守金鼓震天地寇
薄城下終不能攻而去公治邱不尚威刑唯以德化而
犷悍乾沒之徒誅鋤不少貸舉無糝政邑有頌聲當道
擬慰薦之待以大任而公輒致政還觴詠之暇則課試
諸子講說經籍諸子咸以文著名孟門先生登進士授
行人歷陞兵科左給事中大名府知府以故公贈文林
郎給事中再贈中憲大夫知府配馮氏太孺人加封太

人右賢淑之行宗黨儀式之曾祖整皆端純而隱里
中稱為長者父岱景泰丙子舉人授觀城知縣贈監察
御史兄崇輝義官崇熙都察院副都御史崇省宏治己
酉舉人崇慶義官與公友愛甚篤子四長金卽孟門先
生先生直道彰於諫垣仁政流於畿輔遷兵備副使持
正不阿有以私恨中傷之者竟弗能爲先生害先生乃
移疾乞休吏部重先生才德爲請俟其疾已而徵用之
上許焉乃今撫臺監司交章累薦且復大用矣次全次
介麟遊繇丞次僉三河主簿再遷壽州吏目孫男云翔
等十四人曾孫維松等二十三人各業儒元孫二人

煥幼嗚呼公族貴而德則茂也位卑而績則大也宜有以表揚之況如霖乃孟門先生門下士承命可無辭乎遂論次以刻諸石

增修城隍廟記 明張冕

城隍廟天下郡邑皆有之謂其有大功德於民也神之小而爲防爲水庸爲昆蟲猫虎猶得列祠祀而血食一方況城之高池之深百里封域之廣以袤也有神尸之禦災捍患保障人民者其功德不已卓然大邪神於民有怙冒之恩民於神有報稱之禮焉家尸之戶祝之非諂矣一飲食而祭之非瀆矣合一邑之人新廟貌而承

祭祀靈之所在顧可聽其敝陋乎孝義城隍廟舊在縣城西北隅創建於金末修建於元初我朝洪武成化中知縣郝思敬主簿成文貴義官張羽等再修之迄今四十餘年矣風雨雀鼠之所蠹棟宇傾撓甍旣破裂若將墜焉無以肅具瞻而起敬畏義官張公翥病之慨然以修葺爲已任乃謀於壽官吳公鸞協於大衆張首輸百金吳五十金大衆十金五金一金不等合得千餘金乃飭材鳩工諏日而興土木之役大殿五楹左右司廊廡二十四楹寢殿三楹左右廊廡六楹棟梁之敬灰者正之椽桷之腐蝕者易之楹柱之卑小者崇之垣墉之覆

敗者整之黜聖丹漆金碧重輝煥然倍勝於舊矣又病樂
樓之湫隘無以陳歌舞而樂神聽也撤而去之更構以
危樓三楹高三丈深三丈廣五丈有奇延閣棧道翼壁
飛簷脊獸脊尾指雲漢遂雄峙於汾水之上而狀閭
邑之觀矣工興於癸未之五月落成於乙酉之十月蓋
三年云衆謂宜有文以記之予謂神秉陰陽參造化秉
風雲乃變化不可測者烏能以形迹求然廟之修與否
雖於神無損益而實有係於民之觀感也使歲久而坐
視其敝焉風雨不除日星不蔽神且不能寇冕而臨之
在上則崇德報功以人事神之道不幾於熄乎公之所

以不惜其財與力如此也予因紀歲月於麗牲之碑並
撰樂歌三章以侑祭焉歌曰畫棟兮雕甍革故兮鼎新
衣文繡兮佩珠瓊焚蘭桂兮薦藻蘋吉日良辰兮老幼
拜迎神威赫濯兮用暨微誠右迎神脆管兮繁弦鐘喤兮

鼓闕俎列方兮豆羅圓搜山海兮具珍鮮民稽首兮座
前靈連卷兮眷憐右享神禮備兮樂終返旆兮紫宮驂兩

乘兮架六龍神眷顧兮民禧洪雨暘時若兮年穀豐千
秋萬祀兮載神功右送神

汾東關建城記

明孔天胤

嘉靖庚子秋匈奴寇邊及我樓煩由是幅幘蓋亦有輔

車之戒唇齒之虞焉。時巡撫大中丞中川陳公亟下令言備於未然。斯無患其來。今郡縣外無河山之險。內寡藩垣之固。柰何用戒不虞哉。其議所以繕城郭。築堡寨。毋緩。是時左叅政疊川於公。方徙鎮冀南。埋輪汾上。式宏憲典。爰理化機。誅鋤姦穢。照察隱微。盜賊遠遁。流亡四歸。羣生和植。百務允恢。得茲繕城之議。卽慨然語吏民曰。是在我矣。夫汾編氓十萬。城中居者不及什一。而占東郭外者。殆十之二焉。其勢三面當郡。孔道其民。市殷富。然曠屏蔽。何以示守焉。故專爲一城以保障之。宜莫先此矣。遂檄州判馬君負圖等。跡久湮之故址。復強占之原基。定之表經。載以繩約。諭居民各以其力而修築之。而太守張侯。又新政而善作。於是百姓欣然。以爲爲己防患。乃協心趨事。併力獻工。不閱月而厥城告完。延袤九里。有奇。樓堞四望。而森嚴視內。制蓋翼翼如也。由之諸鄉之堡。亦次第以考成焉。初議築時。人或難之。謂非千金之費。全民之力。竟歲之期。弗克臻也。然備物則因之。民用力役。則輸之本居。成功則假之旬日。是其舉事若甚鉅。而其營則甚省。其動衆若甚勞。而其情則甚悅。其就緒若甚難。而其効則甚速。昔人有築舍道傍。三年而不成者。志其渙也。今其築之以爲民也。故民心

一焉築之以自防也故民力齊焉耆民雷景昇等願刻石紀頌公德予因陳公之遠猷列於公之惠義著張侯之勤始而善作及馬君之董理而不煩與夫管執工役分命視作之人咸何錄於後焉工起於庚子九月之季落成於仲冬之始明年辛丑六月上日而刻石

介休縣興復西渠水利記

明孔天胤

縣東南有勝水出狐岐之山其流湛洋汪濊實惟沃壤之資力農之本故通溝瀆畜陂澤則奮插而雲興決渠而雨注田惡可腴而凶年不憂蓋因天分地之自然也然細民未知其利庸吏闇於化裁則水之用微矣自宋

文潞公始作三渠分引此水灌田其東渠中渠則由東北灌浸北張宋安等村之田西渠則由石河而西經邑城費泮灌浸韓板等村之田百姓享其利其後石河壅閼西渠乃遂不流蓋近百年莫之能復焉今年辛丑之夏分守大叅政疊川於公行縣尋介子之桂樹訪有道之林邱觀風川谷問水郊原遂得西渠所由廢興即召吏民而語之曰泉流之興以利民也而今乃湮廢如是夫石河之壅有不可辟者乎是則吏不爲民故行水失時地利有不盡焉其益治之哉乃顓命主簿董舉正興石河之役又命新任知縣董公宗魯督視之浚河深之

尺而暗構石隊於中，袤二百餘步，高三尺，廣二尺，有奇。作十日而功成，西渠之水遂復流如故焉。又爲鑿泮池，廣橋門，用受新泌之流。於是士民欣然，謂公曰：「一旦而貽萬世之利，知縣董君等以訓導呂萬里撰狀，介生員馬璐、高斌屬余爲記其事，以表石章，俾邑人、世世有所考繹。昔西門豹之治鄴也，令名炳焉。史起以爲仁智，豹未之盡，則有以漳水而不知用，史起乃引之以灌鄴田。鄴人爲歌，今於公之澤溥矣。介人之歌，寧有已邪？」嘉靖二十年，陝西叅議文谷孔天胤撰。

張襄敏珩墓誌銘

明孔天胤

二十九年庚申三月二十三日，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南川先生張公卒於家。卜明年辛酉某月某日葬。時其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永石公玘巡撫順天，乃先期以其從姪進士德化所述公行狀，寓書於外史，印曰：「子知吾兄者，幸作銘。嗚呼！悲夫！哲人其亡，失我柱石。顧其立德與功，炳炳而在，敢不銘。公諱珩，字佩玉，別號南川。世稱南川先生。始祖和之，自秦遷石，故張氏家世石州焉。高祖居曾祖大全，俱戢德弗耀。祖讓贈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考文紳，初封監察御史，歷贈大理寺左少卿、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母康氏。

歷贈夫人繼母馮氏。歷封夫人。咸以公貴云。叔考禮起家宏治中進士。公八歲從授小學。十四授易。母兄時齋先生卽潛心性命之學。敦尚儒行。才章兼美焉。中正德癸酉鄉試。辛巳登進士第。自癸迄辛。蓋專力聖學者九年。壬午皇上卽位。爲嘉靖元年。授試御史。上疏請崇正闢邪。以新聖政。癸未實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清審京通鋪行。奏革投充占役二十餘家。給補負欠物價二萬餘兩。尋奉勅巡鹽兩淮。條上清理十二事。綜覈利弊。盡見興除。如罷權奄掛號之例。杜姦商請托之門。乃其大者。蓋正德以來。權姦用事。鹽法大壞。至公始一釐正。國課之外。歲得羨銀一百三十餘萬。解貯大倉。大司農奏公表乞旌勞。得賜羊酒文幣。有差。又造運船。以省芦年之徵。派清草場。以來。貧竈之復業。至於講學興禮。問苦賑饑。所以敦士習。續民命。亶亶如也。事竣。巡按畿輔。復巡按陝西。所至獎廉正。緹貪邪。察寃隱。除橫暴。在畿輔則奮勲貴。濫討之莊田而歸之民。發武吏積稔之罪惡而收其黨。在陝西則正強宗。驕橫之罪。而訓典昭。革奏帶冒功之弊。而名器審。監臨舉選。最號得人。窮邊下邑。靡不諗歷。至於講學興禮。問苦賑饑。所以敦士習。續民命。一亶亶如。淮揚焉。事竣。部議超擢。會外艱。弗果。壬辰起

復掌河南道振紀揭絃匡益宏多時講官員缺大學士方公薦公學行純明補翰林侍講公三疏力辭之已乃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未幾轉大理寺左少卿尋引疾告歸居歲餘召還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是時邊計久疎公至罷不急之務汰無益之員躬勵將士融以恩威慎審機宜戰守無失尤自節約以弭貪競忠信以倡勇敢蓋凡所經畧壹意安攘而已故延鎮獨稱底寧己亥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尋取廵坐院進階嘉議大夫辛丑偕吏部考察天下官員多視公爲準裁其年陞左副都御史會宣大總督之缺廷推屬公公上疏言鄉人不便從事遂以忤旨落職爲民癸卯召復原職巡撫寧夏凡所經畧安攘一如延綏時其年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公至總統方畧計出萬全居中調度算靡遺策大要以飭內治爲上廣德心爲本故其選將練兵整備設禦率以靜制動以逸待勞臨事決議必開誠布公無用智自私之意以故公威重如山岳惠流若江河云是時四鎮大吏如翁公萬達等皆一時鴻畧之臣無弗敬服公節制者前後斬獲首虜五百八十有奇生擒十一奪獲馬駝六千二百有奇夷器一萬四千有奇蒙璽書

金帛褒獎者三。乙巳陞都察院右都御史仍兼兵部右侍郎。丙午陞戶部尚書督理太倉兼管西苑農事。未任以延綏失利被繫議配慶陽。壬子召起用復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癸丑陞南京兵部右侍郎隨轉本兵之左。適丁繼母馮憂制終撫按交薦起用而公忽不起矣。公生於成化丙午十一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五葬於山寺平原之新北。從公下也。先是奏聞於朝以公功德允元贈工部尚書謚襄敏仍廕一子送監讀書其致祭造葬各遣官從事焉。甚渥典也。元配王氏累封夫人生子賢路娶車氏早亡女一適車珏副室楊氏。

李氏楊生子賢門殤女一適監生馮潮李生子平路即恩廕者聘綏德都御史孫公女賢路有子曰緘即官生公至御史歷太僕廷尉及中丞司馬皆簡授重殷罔弗宣序而經制西陲之功久且大矣。然兩陟再窒未究厥勲其竭忠盡瘁而已者邪。公忠孝仁明廉允剛毅涵養定正踐履精實尤博綜羣籍眇觀衆有而體當於一源故所出功行文辭不愧古人。生平樂取人善尤好指誨後進。泊懷遠度淵亭山時令儀令望邦國之典型人倫之師表云。所遺有恩光絲綸錄心學圃南川紀年奏議文集各若干卷傳於世。系之銘曰在昔貴立厥維德功。

德由學懋功以德崇維公純備精典博通以事以業宣勤亮忠侍史僕射命滋益恭綏彼西土式遏寇戎文武是憲實司馬公進庸兩室望出遂終人爲公惜公周時恫謚贈徽顯曰襄司空再廕厥嗣俾世克鴻景行坦坦高山隆隆銘其費朽曷其有窮

新甃汾州城記 明孔天胤

夫城何言新甃也尚於舊也舊畚土而築而今包之甃也汾城古西河地其勢阻山帶河稱要害其城方廣千六百丈高三丈二尺蓋王制百雉之軌云隆慶元年丁卯北寇至攻石州城破遂憑陵我疆堡寇退乃大議繕城三年已已增高於舊一丈六尺然宿土暴見築壓則多塌於是分守左叅政張公分巡副使董公劉公更議所以甃之乃命官計度其事有五一日定功以包牆五十丈爲一功四面各八功通定三十二功計用工匠八百名夫七千二百名二曰定料以牆廣一丈高四丈八尺爲率定甃及石條石灰爲數各如干通用甃二千四百二十四萬枚石條四千丈灰萬車三曰定直計甃以萬石條以丈石灰以車爲率直銀爲兩各如干通用銀萬九千有奇計匠以百計夫以千爲率工食爲兩各如干通用銀七千二百有奇而餼廩犒賞之費居外四曰

定財計照糧起夫照夫徵銀出銀募夫而不用其力率以糧十石編夫一名徵銀三兩凡以徵民兼之帑羨通得銀之爲兩二萬九千有奇五曰定委計功三十有二每功委官二員富民一名通用官民九十六人分管造作而州正佐二總管督視凡旣備矣以五年辛未二月興事適張公陞去左叅政紀公分巡乃申畫董正至六年壬申告有成緒其甕城之未甕濠陞之未挑者復次第綜理至萬歷元年癸酉六月告完其雉堞聯延樓櫓相望什器儲峙填委錯陳其上隆崇寥郭日薄星回其下盤紆鞏固環隄夾渠其周圍四面削成均毗巖業卽易謂設險詩言崇墉蔑以過焉至其說以使民一勞而永逸義以制事小費而大成其爲民社之計誠甚殷矣郡中因屬爲記外史氏曰昔楚使公輸班攻宋聞墨子之捷而謀解是公輸之善攻不如墨子之善守魏武侯詡山河之美而吳起折之以德是墨子之守又不如吳起之善故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豈偶然哉夫天下之事忽於豫非智也畧於備非仁也怠於成非勇也當是時其修政教之紀乎其講府兵之制乎其舉團練之法乎其精器械乎其廣儲蓄乎其重官守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得其人萬事理不得其人失之千里明

明廟謨固迪之久矣是役也知州甯策議其始同知夏
詔判官邱思敬總其事知州鄭逢時理其中知州周鐸
策同知劉輪判官高魁吏目陳邦佐皆與有勞
焉夫春秋之法君舉必書茲其大者記

寧鄉縣新遷儒學記

明吏部尚書喬宇

寧鄉縣本漢離石縣地今屬石州舊有學在縣西城下
面山背壑陂陀峻側弗稱厥觀歲遠傾圮日甚且素乏
科目議者恆欲改圖之久未決嘉靖丁亥歲監察御史
穆君相出按晉陽惓惓以興賢舉廢為務於是太原知
府黃君卿督知縣張軾訓導曹昌具以白君君欣然報

可曰學校不修則士無所景行而民不知方何以出
是誠不可已況改遷出於人心所同厥績易成爾尚擇
善地用安厥土時提學副使劉君儲秀議以克合命軾
輩卜日祭告鳩工聚材相地於縣之東南高爽疏塹前
刈荒穢別畚新土規制宏麗輪奐炳如為大成殿六
楹東西廡各二十二楹櫺星門四楹戟門四楹宰牲房
造酒房各四楹殿之後為明倫為兩齋堂之後為饌堂
為尊經閣各四楹側為倉若庫若號舍凡五十楹後為
官舍凡三區區為屋各十六楹戟門外為契一曰靜修
曰致遠六廟兩腋為射圃為儀門聖賢像設及諸廡

祭器俱次第就緒是役也本於邑士夫與好義者翕然樂助以資財力豐足公帑無耗創立於嘉靖戊子三月十三日訖工於是歲閏十月三日僉謂穆君所以嘉惠吾民者深不可不垂示永久乃據陽曲縣知縣崔廷槐所述事由遣庠生靳堂王愚不遠數百里請文刻諸麗牲之碑予辭弗獲爲之言曰聖人之道在天地間萬古如一日爲上者以是立教則導民宏化沛施至治之澤爲士者以是爲學則業修德進以有成孝弟忠信之行茲學肇遷敝於數十年而修於一旦固人才蔚興民俗敦厚之始也推而廣之殆不止於掇巍科躋膺仕而已章縫衿佩之徒自今而後其尙致力於學以無忝作人興教之意苟居於斯聚於斯若傳舍塗路然由之不知習矣不察而無振起策勵之功則廟學猶夫昔也所謂徒取觀美者亦奚貴乎改遷爲哉寧鄉之士可不知所勗哉用書以爲勸若分委其事者典史孫賡訓導吳宗仁義官史宗紀生員張錦而下凡若干人則附書於碑之陰

寧鄉縣增修城池記

明張珩

嘉靖癸丑東鹿賈子迪受簡命宰寧鄉下車卽屬士大夫而告之曰某自都城聞庚子歲北寇由神池入嵐不

及寧蹂躪甚慘今欲休養疲敝之民預爲保障之計何如僉曰明公念及於此誠禦寇保民之急務也吾屬無慮矣越二載乙卯會欽差整飭石隰兵備雙石葛公面縛寇謀譚知酋長俺答欲伺秋深再舉檄郡邑長吏務深溝高壘爲民捍患令曰此有司所當日夕皇皇者也遂銳志荒度羣黎感奮百工胥勸甫六月而厥功告成焉僉議太學生王子棟庠生王子希道輩執進士劉子有誠狀逾石勾文時余習靜山中久疎鉛槧但重茲舉之關於安危甚大八揖王子輩於雲巖精舍按狀以質之曰今天下之憂在寇患安攘之策在戰守詩美干城

易利弧矢不知令經畫城垣也果如狀東西倚山爲險因河爲池環市雉堞雲樓崇閣曲圍爲足拒寇乎王子曰此形勝之故今增修如制矣又不知令登陴誓衆也果如狀曠弩負輶足伐寇謀鞬整枹鼓堪褫寇魄乎王子曰此土俗所未諧今下令徵集矣余曰古謂善守善戰者雖有金城湯池帶甲百萬若無食與信兵家謂之虛不知令果如狀義積之令凡共晝夜更番之衆恩信之孚可收緩急救死之心王子曰城守者闔邑之軀命也信義者人心之固有也今令一鼓而民罔有不勃然興者余復訊之曰城守固善矣四境之內皆赤子也

不知令亦巡歷郊原相地據險教民爲堡寨除戎器在
在堅利可保無虞否乎王子曰此皆憲司所頒條格也
令嘗出舍而經畫之斯亦足恃如城守然余聞之而歎
曰寧隸於石惟輔車相倚待歲寇薄石城危如繫卵既
退未聞有爲善後之計不得已倡義鼓衆仕者居者各
輸貲有差大加修葺之勞屹成難犯之勢至今恃以無
恐者吾儕所自爲也今令遵憲度寇才畧務切庇民其
績誠可尙已斯舉勒石紀之亦足規上之凡利於下者
必不能忘使冀北一路郡邑咸若時地方不有裨益哉
昔余按畿課士識令有折衝之材尋薦京闈筮仕疲邑
今觀作用若是則其素養豈不益徵矣夫稽東有王忠
毅者在明初守正不撓以靖寇保民特進勲階士林推
重令若德邵前修退襲芳軌所詣胡可量邪近建議者
因倭寇跳梁欲慎擇守令復古寓兵於農之意令非其
人與敢以是復王子若夫城之沿革里丈高闊及財用
之需區畫之善董役效勤之人備載舉人陳子謨碑故
得畧

孝義縣官署題名記

明劉太觀

孝義舊無題名碑予自嘉靖庚戌受命吏茲土卽歷訪
前吏姓名欲礪石爲司馬公韋弦計乃詢故老稽往牒

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得某人而下若干人。上焉者莫之可考也。已遂以不備
爲輟。迨今甲寅。又閱三載。復懼及今不錄。則愈久而愈
晦也。後之視今。不由今之視昔。邪。乃卽其知者刻之。虛
其右。以俟來者。嗚呼。縣治之創。昉於曹魏。元初兵毀。地
覆前無可考。宜也。乃明興百八十年。不見有是焉。謂非
闕典與。雖鴻人達士。揚烈垂聲。如唐令楊仲昌氏。固不
假是石爲有。無而循名責實。勸善懲惡。爲中材計者。又
豈可以終無邪。覩斯石也。其慎之。毋使觀者得以指摘
而致懲焉。或亦相成之一道也。是爲記。

旌表孝烈坊記

明孫陞

明興百七十餘年。治教休明。民物康阜。文學理法之士
彬彬然。其盛矣。而純孝懿行。不概見於天下。得孝且烈
者。表而異之。豈非皇朝之令典。所以勵行風世者哉。嘉
靖辛丑歲。邊關不守。蒙古擁衆入太原。橫掠石州。甚慘。
時郡守暨鄉大夫士。協力登城防捍。乃張舉人鈞。憂惶
彌切。北嚮垂涕。詢之。謂父居城北別業。不知寇至。存亡
未保。有不諱鈞無死所矣。聞。四日寇退。民舍燔燬。虐焰
尚熾。亟奔出城。親友勸之。弗聽。北至董家灣。遇零賊數
騎。射中右肩。墜馬。褫其衣。乃分鈞服。令鈞還。負痛獨行。
夜宿南村。憤惋莫能寐。及旦。聞變。首數觸地。幾絕。益狂。

馳至水井墻父被害已三日收殮抵家躡踊悲號窮思極憤不能言矢毒內崩竟弗可藥巡按童御史漢臣以闕旌其門闔坊曰孝烈嗚呼志士耿耿一念格天地日可隨戈石可沒羽怒然孰能禦之始張君奔出城冀得救父否亦蚤奉父櫬歸葬萬萬無他慮所以冒撻賊鋒至死不悔乃今稱孝且烈信然張君鐵面修髯長軀偉狀望之知爲驍雄丈夫積學有鉅識倘獲用世必能爲國家樹大勲庸乃邁閔昵悲夫然孝烈之名永曜不蝕扶翊綱常有賴矣君胤子舉人洙從余遊饒有父風徵文鏤石追憶先忠烈公之變使非大憝速平聖明御極余幾何不殞絕以從先公如張君也哉茲聞張君事蹟爲柔筆然感愴不自任其何能文

廣惠樓記

明劉有誠

吾邑距邊疆不數百里素罹寇毒闔境恐甚嘉靖癸丑夏東鹿賈公迪來宰是邑越乙卯刑政修明夫舉役理葺我城池濬渠增堵傾堊繕完樓臺亭直戎器備除壯觀且固堪爲一方保障戶部尚書南川公丙午鄉進士陽山公紀事甚詳嘉乃績也邑而兵憲葛公縉文移所屬郡縣各於城北門駕拱閣像元武神以爲怯寇計守令罔不爲命丁巳歲余以佯運餉歸里樓適落成桴櫓

飛雲琉璃爛日。圖塑森嚴。絢綵渥浮。美矣哉。敦役楊大
訓。張宗顯。郭鈔。楊士廉。荀君愛。王憑。數過予。懇請爲之
記。予惟天地間無處無神。元武之實。漫無稱稽。指爲非
神。有矣。如必世人所傳者。幻蓋北方之正神。不假形像
。曰石者。以正。聖邪。道寔奚疑。奚諾其請。既賈公集賓
。余亦與宴。時溽暑。燭威。鏢金煉石。憑虛倚空。浩蕩
。漉漉。鴈流三五而止。爾乃兀然危坐。送日四極。諸峯巒
。若千章鬱蒼。翔飛而鳴者。禽鳥也。倏忽而變者。風雲也
。悠洋而逝者。流水也。余默然若與道契。有魚鳶飛躍之
。趣。公循欄容與。遠眺近瞻。凝眸者久之。惻惻如有傷也
。指掌而示余曰。偃然而鋤禾者。耕夫。躩然而採桑者。蚕
。婦。皆吾赤子也。吾與汝肉其食。綺其衣。消清暑於危樓
。挹薰風於紈扇。其烜蒸尙爾。此夫此婦。誰爲之庇廕哉
。因酌余而歌曰。瞻彼南晦。藝黍稷兮。炎炎夏日。田工卽
。兮。嗟我盤餐。農夫之力兮。瞻彼田疆。冉冉柔桑。有女來
。只。採葉盛筐。載絲載錦。爲我身章。余亦爲公壽而歌曰
。嗟彼耕兮。嗟彼織兮。胡缺乃衣。胡乏乃食。民之父母。其
。心孔盡。其心孔盡。民惠我德。於是衆客次第稱觴。且歌
。且飲。歌旣闋。瓶亦罄。日杳杳其西匿。而賓主歸矣。公遂
。益加振厲。慨然以仁民爲志。卜築後舍之東。匾題曰復

樂識先憂也。公餘輒退處靜思。庸究實惠。省刑薄斂。春補秋助之政。且行矣。欣然遂記曰。神人理一。政善則人和。人和則神悅。神人胥悅。定奚足畏。公之成斯樓。正將廣仁民之政也。豈曰盡端於神哉。因以廣惠名樓。是為記。

永寧州重修儒學記 明學道袁隨

永寧舊石州。雖地邇邊徼。而國家文明之化。流曾遐洽。士遊黌序者。彬彬稱盛。科不乏人。隆慶丁卯秋。邊騎壓境。城墮守大。肆殲焚。仗義之夫。守節之婦。蹈水火而殞者。不可勝紀。士罹鋒鏑。百二十人。見之有慘自怵心之

狀。事聞。天子軫蒼生之念。易名永寧。擇吏守之。時李子春芳以兗州貳留署保德。茲又改太原署永寧。乃憫艱恫。隱百方。綬輯諸闕廢者。急要而序理之。謂學宮燬圯。士失其業。首意率興。遂仍貫拓址。收遺增植。所補修者。計三十楹。有奇。大成殿更為廓潤。臺級森峩。圍欄楚飾。一新陳構。飾加往模。又置神位。具邊豆。收經籍。給巾服。學校之事。完繕靡缺。已已秋。予歲試。掄稍知藝者。補弟子員。幾及數三之二。士皆喜其殘敝之餘。而值此更創之舉。亦駸駸有嚮往志。李子來請記。予謂此亦時數改革之會。不可以弗識。乃言曰。爾諸士遊茲學。其知建設

初意哉嘗考周禮學校教人之法惟成周爲獨詳自鄉射飲至勞農訊獄受成獻馘之禮無不在於學不獨訓之德藝已爾故人材之盛俗化之隆雖且兕野人咸腹心干城之侶矧羣士誨育者哉自是以後學雖代興而教之意浸失其失不惟罔志於武而論文者亦擷浮摻藻挾冊獵名期僥倖於有司之選而求兼才鴻畧洞然於忠孝之義足俾世用者不能常得佔俸之業徒資口吻且不能翼城守而衛鄉閭又奚望其他日效用策勲萬里之塗哉審如是則國家興學之意有司作新之功苟有負矣諸士其居業而思之學成於戊辰夏記之者

庚午春正月之吉

永寧州甃城記

明胡穗

城曷爲而甃之謀久遠也今永寧非舊石州乎自昔隆慶丁卯遭寇陷易新名伊時非無城也城不足恃斯羅橫厄耳省會大臣憫地方之變具疏請於朝曰永寧當三晉西鄙之衝業已殘毀城非環土之築可保宜易之以甃天子曰可令如議行諸執事奉命惟謹調工度費相地限時期底厥績經始於萬歷三年六月落成以七年九月大都供需之重發自藩儲學畫之詳專責守土城四圍基用石壁頂甃牆悉用甃計千二十丈高計四

丈城門三門樓角樓八敵臺舖房各二十六懸樓六十
二馬道濠梁各如式所費錢穀夫匠料物備載公移城
既成一方遺黎瞻依憑藉始有樂生興事之心不可無
紀也予因感今思舊喟然太息曰九邊各設重鎮畜養
士馬凡以衛民也今寇騎一入民輒受禍則將與兵奚
賴哉持邊籌者方且日繁興作朝議築臺暮議增堡龍
荒萬里塹山堙谷盡欲操畚鍤樹樓堞以爲一時觀美
偷安之謀初不謂邊庭宜戰內地宜守向令移築邊浮
費繕腹裏諸城邑省增餉贏餘休養吾民俾自爲守寇
小犯責兵直挫其鋒寇大舉命將互擣其穴聲勢相倚
臂指相援萬一深入民胥登城清野高堅可恃足保無
虞亦奚懼驕寇之憑凌哉嗟夫既往不咎將來可追今
城誠堅矣敗亡之後人戶凋殘室家離散勞來安集之
方所以宜先致意也戎器未除生理未復勸農講武之
法所宜先亟圖也市廛敝則商旅不行倉廩虛則饑孺
無救賑資積儲之政所宜兼舉而不容緩也他若慎盤
詰以防奸人明法令以禁暴客減徭賦以恤困窮益民
兵以增戍守敦禮教以回風俗賢司牧者悉心注措不
遺餘力庶幾聲名文物之舊可望漸復也昔人云十年
生聚十年教訓則政有經而民可使矣不然瘡痍未起

繭絲如故雖有崇城誰其守之予不佞縹緲過計有言必盡如此後來者諦觀於斯勿謂常談則予郡士若民其示孚於休乎是役也部院兩臺公祖楊公魏趙公孔昭方公逢時吳公兌鄭公洛朱公茂崔公鏞高公文薦賀公一柱孫公代田公樂賈公如式黃公應坤本道司府公祖徐公行張公夢鯉秦公吉士張公大道王公子惠房公如式喬公應春梁公式張公修吉李公春芳州主父母先劉公祐高公光陳公嘉謨與今許公天球皆於城工與有力者悉書之記

新城南上堡水神廟記

明劉蓋臣

余村自昔建有水母廟蓋灰南東柳二泉資上中下三堡灌溉實賴靈長之德有以利濟無涯歲時報享之宜也顧神向無主名意水爲天下之至柔有母德焉故以母道事之歟維廟宇日就傾頽衆懼無以妥神之靈也相約整修解囊不吝衆志維勤凡費白金百兩工不市月煥然增美於前於是父老畢集旣焚香奠神蓋臣乃通告之曰茲水賴神之靈吾三堡三分其利每分三日過而復始次第輪流口與爭奪誠恐日久弊生致水澤有不均之患非但人起訟端而神其馨此黍稷乎僉曰願子孫世世守此舊規若有違者唯神殛之因記斯廟

之修而并勒諸石以垂於後時萬歷八年春仲也

臨縣陳侯石砌城隍記

明雷應志

臨之治屬於山西太原府而其城肇於金之大定我朝
洪武二年繕仍舊址至正德辛未始增置外城然崇不
過丈餘闊不盈數尺亦藩籬之形跡耳非保障之策也
壬子高廣其制第以距東一面川原平敞正寇賊躍馬
之區受大河衝決之害歲傾而歲葺之官勞心民勞力
雖智巧百出莫可施其計也河南賀侯嘗築隄以防之
矣而湍濤者如故關中吳公嘗砌石以城之矣而崩決
者如故編枕挑濠鑿渠引流無歲不然民之生業盡廢

自修葺以來歲計丁夫之費已至百萬餘金而百姓迄
無寧宇每歲二月興工之際逃竄避役者扶攜塞道臨
爲太原庶富之鄉而今困敝若此以修城之役所致也
幸際陳侯來蒞是邑明敏果銳暇豫以應旁午之政廢
墜悉爲興理乃集士紳耆老親詣衝流要害之地而告
之曰徒濬河漕築沙隄真以有限之民財填無窮之鉅
浪耳無怪其丁之不成也莫若爲大石以砌高隄而蟠
根以護其基而堅固以完其縫斯可障狂瀾而東之此
一勞永逸萬世無疆之休也侯毅然任之不爲羣議所
搖凡規制之力日期之限用度之數靡不計算周悉且

夙夜程督。始終無倦。甫期月而隄成。再踰歲而功就。如岡如陵。水之泛漲者。屢至而不愆其行。工始於萬歷丁丑之三月。越戊寅之九月告成。沍寒之月。息役。實計一十有四月。告竣。侯諱舜。道字希孟。新槐其別號也。保定府興安縣人。績難以悉數。院道旌章。紛馳疊上。凡國家難剖民情。召侯至而立判之。能聲籍甚。別有功德之石。

汾州西關建城記

明侍郎王緝

夫保障之道。莫大於金城湯池。若據要衝。完形勝。尤金湯萬全之計。顧兩端俱備。輿圖所難。乃今汾郡兼得之。汾古西河地。彪卜雄峙於西北。汾曲滌漭於東南。山河之固。由來擅美。第宗藩繁衍。風俗競奢。罄中藏事。外飾靡靡。無度。致使北虜窺伺。延頸垂涎。往昔之虞。無論已。迨隆慶丁卯秋。遂大舉入寇。路徑石州。攻破之。徑抵汾州。雖大城有備。無敢近。而郊垌村落。不任傷殘。夷考其來。則由偏關。夫晉北邊境。其關有三。中寧武。東鴈門。其勢皆與雲中相表裏。寇犯而顧。忌尾後。多不深入。惟偏頭一關。孤懸西陲。一失守。則犇突長驅。輿嵐而下。險無可扼。汾城西面。首當其衝。識者有隱憂焉。謂宜城守西關。以遏其鋒。又謂東北南三關俱有城。軍民安堵。大城亦倚之。堂與藩籬。中外相制。獨西關不城。是四肢關一。

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形勝弗完矣。我郡伯白公之守汾也，不期月而功德懋著。頃者軫念地方爲久安計，正在經營適大系。知梁公以分守下車，仁政鴻猷若合符節，遂建議爰白兩院，創建此城，仍移守備兵馬，駐劄訓練，令甫下，晉掌臬司張公繼政，先後協心，肇自九月八日，至次月八日，卽有成緒，週迴三里許，共五百六十八丈，基廣二丈八尺，頂闊一丈四尺，墉崇二丈五尺，加以雉堞六尺，通計三丈一尺，其方如矩，其峙如岳，墉外壕塹二丈，俯深仰高，益巍然矣。墉之隅有敵臺共四座，門之旁有護臺共八座，隱臺舖舍共十二間，守望擊柝，咸得所依，蓋匪特規制森嚴，而布置更周，市形勝至此完矣。要衝於此據矣。乃白公慮遠思深，城外濠塹並城內田糧，悉與開除，催科之阡陌轉爲寧靖之間閭，宜聚者之日庶也。梁公諱問，孟號靜齋，河南新鄉縣人。張公諱一霽，號襄野，河南睢陽衛人。白公諱夏，號道南，河南潁川衛人。同知州事王君專董其事，經理綜覈，日無虛時，其功亦不可泯。王君諱登雲，號澤菴，陝西高臺所人。

汾州府題名記

明侍郎王緝

汾州府舊汾州也。聖主初升爲郡，汾故西河地，州蹟有祝融城，而陶邑實隸焉。州秩旣不能制兩藩子姓，且公

獄經過府途寥邈艱往來又與靈石接壤監司分總職事互諉故魏中丞以設郡請制特報可汾改爲汾陽縣而孝義平遙介休仍其舊益以太原之永寧寧鄉臨縣平陽之靈石沁州之沁源武鄉凡爲州者二爲邑者九內并晉陽外控林胡體統尊嚴巍然稱重鎮矣太守盧公首蒞是郡與郡丞白公郡倅于公司理劉公法宜有題名記夫二千石之任鉅矣置貳設糾參錯爲理又何容易并冀際二百載熙平而汾郡正當更始創丕基以開後軌俾嗣仕者曰某也循某也良咸仰止而則效之以貽十一城休烈詎不於新治大有光哉召伯甘棠之勿剪何武去後而見思芳名實自今兆矣不佞敢先齊民頌且用以俟來者

新設汾州府碑記

明禮部右侍郎馮琦

萬歷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山西撫臣允貞上言汾稱州所從來久然於地寔不便州有兩藩邸子孫以千百乘勢嚙小民持吏短長州吏權輕不足示彈壓不便一其地商賈走集民物浩穰俗用奢靡相高訟獄滋煩凡太獄經道府始決往返論報數百里疲於奔命不便二邑於州名爲屬寔有輕州吏心州亦不能自持其體撫按有所咨問皆署其考上上晉中直隸州凡四諸錢

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聖
穀法當互稽覈而參佐瑣尾不足稱任使不便三汾與
永寧近當路塞石州之變岌岌震於鄰故汾設守備有
警移住永寧永寧隸冀寧道汾州隸冀南道兩地故多
盜事發相諉不便四臣竊視其山川形勢與人物畜產
名雖州其實郡也臣請遂建爲郡設附郭邑而割太原
之永寧寧鄉臨平陽之靈石沁沁源武鄉皆隸之臣謹
與督臣按臣議以爲便昧死以聞制下部議戶部尙書
臣俊民議曰汾州在先朝數議改郡迄無肯任之者撫
臣允貞擔荷甚力汾隔永寧踰黃河接延安榆林屹然
爲扞蔽於西陲臣俊民晉人任其議必可行也請遂改

汾州爲郡設附郭邑及割諸州邑屬之皆如撫臣章制
曰可名府曰汾州縣曰汾陽乃設官郡守及貳倅理各
一人縣令丞簿尉各一人乃建學宮設博士廣諸弟子
員乃建長盈倉乃建府治自堂序及廡舍凡四百十楹
改故州治爲汾陽縣治乃擇良二千石視事與百姓更
始擇良監司檢察非法董治之於是藩邸約束諸王孫
凜凜奉法諸州邑政令皆稟於郡民有訟獄皆就其郡
取衷相維民是以和內拱偏關外聯絡塞上稱重鎮焉
是役也後先費金八千二百有奇金取諸權稅力取諸
薪粢一錢一役勿以煩民凡八閱月而竣始終皆中丞

魏公爲政云既告成事魏公請歸養疏三上上不許而會廷中見推擇爲廷尉爲少司寇疏入久不報上若曰今天下撫臣爲國計久遠謀事見本末不以險易易慮無如魏中丞中丞經畫塞上拊循吏民方有緒若始之若終之事事其有成績若建茲郡也嗚呼上意深遠矣是役也始與中丞合詞以請者制府尙書蕭公御史劉公時公黃公也咨議則布政司萬公方公叅政甯公薛公經理則叅政麻公汾州守盧公而太原同知武君汾州同知白君通判于君推官劉君皆與有勞焉法得並史臣琦既記其事爲之詞曰惟晉之雄被山帶河厥河惟汾泚深湯波右有名城控其上游或郡或州亦有建侯建侯維藩鬱被椒聊或饑而枵或盈且驕惟汾之民士女如雲鞫鞫殷殷訟滋而焚白石之戕烽火相望民用震驚乃飭乃兵乃治乃城崇墉言言乃增其郭百雉連連中丞來宣原隰靡靡疏請于朝易州而府于藩于臬爾謀既同既同爾謀荒度爾工乃室乃堂乃庠乃倉乃立泮宮多士思皇乃劃疆土錯壤而理如臂於指則惟所使言察其屬以莫不肅如車有輻皆共一轂匪劬匪勞有此安宅總總下民靡不手額在昔疆宗恣其武健今且斂手奉天之憲在昔質成千里而赴其在於

今不離跬步。昔議爲郡，屢議屢格，豈其今日乃言底績，嗟彼宦遊，再歲而遷，誰以歲月計千百年，誰其尸之。惟魏中丞永利是營，大猷是經，經之營之，中丞之謀，匪中丞之謀，天子之休，羣山北走，大河西來，千萬斯年，惟保國哉。

汾陽縣題名記

明蔡成己

寓內治有題名舊矣，記題名者，志實也。夫名實相須，榮辱永永，係之，嘻，可懼乎哉。汾陽縣，舊汾州也。汾宗踰閑，民健訟，回視有汾沮洳之俗，霄壤矣。蒞斯土者，誰不艱之。撫臺南樂魏公爲汾計，改府疏入，旨可以汾陽附焉。

若爾者，百務倥偬，文移旁午，官卽夙夜拮据，兢兢憂恐，供職不遑，且強宗刁民，率沿舊習，藐法度，輒令就之約束中，難哉。余乙未冬月，三原調繁，來宰斯邑，欲爲記不果。今年冬，余僚友高陵劉君永寧、祿君僉曰：縣今新建，乏題名，脫或不記，吾儕異日名泯泯矣。余曰：嘻，可懼乎哉。輒思之，人心有清議在，至曰某良士，某不肖，嘖嘖口碑，詎俟異日而始臧否之邪，則斯記也，洵不可已焉者。諸君曰：唯唯。若淬勵之，無忝厥名，期與諸君共勗之。

建汾陽縣儒學記

明禮部尙書余繼登

萬歷二十有三載，中丞魏公撫晉之明年，請改汾州爲

府設汾陽縣以附之移州學爲府學而汾陽建學設官如制詔可於是中丞公檄冀南分守叅政麻公督同知白象知縣蔡成已相郡東關巽隅得地一區長八十丈闊四之一諏日鳩工飾材庀具中爲大成殿五楹南角房各四楹北角房各三楹大成門三楹外爲名宦鄉賢祠各三楹又外爲櫺星坊者一右爲明倫堂五楹上爲尊經閣東西齋房各一楹居仁山義門各一儀門一東西號房各十楹儒學門三楹後左爲敬一亭三楹右爲啟聖祠三楹又後教諭訓導宅各十六楹前爲泮池其

與值價無濫值工無曠日經始於二十四年七月至明年三月而工成費金錢二千四百有奇役竣麻君以中丞公命徵予爲記予旣紀其歲月而復申告多士曰學以明倫自三代自今未之有易非不欲易以窮理盡性此其本原化民成俗此其要務不可易也子夏老於西河非汾人所嚴事者乎彼以文學稱於聖門而其所謂學者不越父子君臣朋友之事後乃有高談性命妄稱頓悟其流之弊至謂人倫爲幻景惇倫爲鄙事此學之大蠹而兩觀之誅所必不赦者汾士生於賢聖之域卽

服聖賢之訓。天性醇朴。必不惑志於邪術。此無足慮。然不慮諸士之有惑志。而慮諸士之無定志也。以子夏之賢。心志不定。不免入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而況於後之人。孔子十五志學。三十始立。四十始不惑。不惑始定。立未可以言不惑也。是豈旋致而立效者邪。青衿之士。羣聚學宮。誦讀孔孟。其志孰不欲爲孔爲孟。紛華靡麗。與接爲構。又繭然靡執矣。此不定志之故也。故曰。隱居以求其志。求志者求定其志而已。諸士方隱居之時。學宜無先於此者。志於道德。志於功名。原無兩念。道德虛位。功名實用。用之而正。功名亦道德也。孔子思東周。顏子問爲邦。何嘗厭薄功名。彼以功名爲可厭薄者。爲世之一切就功名者言耳。自予通籍。而靜觀功名之士。或趨勢。或趨名。或朝附勢而暮附名。或陰爲勢而陽爲名。此其人百巧百慧。自倖必得。卒之有得有不得。爲世所指笑。惟定志之士不然。目無勢。心無名。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功不言已能。世或信或疑。或巧排而思中。官或升或沉。或齟齬而不通。惟獨立獨行。一意而不變。若中丞公是也。諸士觀其訓士。與其服官者。而其志可識矣。夫士也。旣已俛首受書。自異於凡民。柰之何。志不素定。以至隨時上下。如波流頽。匪宛轉無一。

特操哉此士之恥而教之不明也予繆典三禮職司教化憤邪術之汨士而士無真心一志爲國家分猷念者故思與諸士共圖之詩曰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效予不佞無足爲視者諸士而思則效有中丞公在矣中丞公名允貞大名府南樂人麻君名溶寧國府宣成人及諸有事茲役者法得拜書於後

一魏公生祠記

明王宇

辛丑之春時當大計山西巡撫都御史魏巡按御史趙巡鹽御史汪交章薦平遙縣知縣魏廉善可風上嘉獎之諫最還職治化益宏民心愈勸咸謂永沐洪庥矣無何以內艱歸闔境士民莫不悲愕皇皇焉如赤子之失慈母扳轅泣送者連絡數十里不絕旣而相與議曰公雖去矣公之德澤在人心者終不可忘盍建生祠祀公庶少寄涓涯之報於萬一耳一時捐貲相助者無慮數千百人衆白其事於守道左叅政劉因俞成之遂度地於太平以國觀東構正堂過庭各四楹廂房各三楹門寢堦垣咸備不數月而厥功告成堂之中肖公像四時致祀朔望則瞻拜其宇下凡入公之祠睹公像者則思公之德不置至有感泣弗忍去者又相與議曰祠雖建矣不勒記於石將何以垂永久昭來禳乎因托介請記

於余。余幸接壤。公治聞。公治狀最詳。姑撫其大者。公諱學徵。號忠軒。陝之咸陽人。以乙酉鄉薦。筮任平遙。下車之始。一以剔弊維風懲惡。又善爲已任。且其秉性清潔。毫無所染。裁冗費。革行戶。閭閻供億之擾。十去其九。先是奸蠹橫恣。以至侵欺百端。飛詭萬狀。種種爲民害。公至。訾其尤者。重懲以法。餘悉許令自新。而百年之弊。習盡洗。縣俗好訟。甚至捐軀破產。而不顧者有之。公惟諭以曲直。俾自悔愧。不罰片紙。狡焉者悉皆易慮矣。時遭歲稔。呼庚癸者萬口。嗷嗷。公乃深加軫念。捐俸煮粥。仍勸富室輸粟。以賑濟之。其所全活者不可數計。又給穀助民。使開渠道。或分中都麓臺二河。或引汾沙二水。以資灌溉。鹹鹵盡爲沃壤。歲可常稔。是閭三院翕然稱善。遂刻入三晉救荒政冊。永爲遵行。以成萬世之大利。是以蒸黎樂業。貢賦易辦。縣糧五萬餘石。甫下令而畢完。非其大效哉。至如修學宮。以新士志。建常平。以廣儲蓄。藥局設而民登壽域。保甲嚴而奸宄潛踪。是皆本愛民之實心。行惠民之實政。以力追古循良之芳躅者也。故歷任猶未及乎三十。害已無不除。利已無不興。而百姓頌德。院道旌能。此其去也。宜民之感。而思思而建祠以祀。夫豈有私於公哉。乃一念愛戴之誠。弗容自己焉耳。

況公裕養經濟大用有期將沛膏澤於寰區流盛名於天壤爲我朝名臣自有太史紀錄太常議祀其所樽俎而尸祝之者寧止乎平遠之民爲然哉余因樂爲之記以告夫世之司民社者

重修汾州府治碑

明知府崔士榮

汾故州也因宗藩難治改府彈壓之凡事苟完廳事儘有可觀守倅住宅則促矣家眷儻多至難居處予稱慨焉稽庫有餘金請於撫臺白公允其請用千餘金買民居十丈闊與治等又用五百金建樓一座東西房各三楹三廳亦如之新稱衙宇庶幾苟美哉嗚呼可已而作之者迷民者也可作而已之者厲民者也旣爲府治令其淺促卑隘何以示觀又值歲荒令民就食用其力而救其饑豈不良便乎作於是年四月落成於夏末董其事者經歷部浩仁也

重修寧鄉縣儒學記

明禮部郎中王編

皇上承乾履泰久道作人文教翔洽彬彬稱盛蓋三十年所矣以余謏且昧也承乏儀曹道化汗隆與有其責頃緣風教漸蝕習漸窳附大宗伯條上事宜荷蒙俞允頒行天下嘉嘉更始有能廣勵功令嘉意賢關固其所樂聞也寧鄉大學厥惟舊矣近洛南張公會一恢飭

余亦嘗辱一言以紀歲月頃之西廡旋復告圯議修者
譁然逮至主者六難之今年懷仁王公以瑞城亞尹奉
劄代篆值歲役前政多所闕失比封之內訟獄煩興
所在蕭條公至州民隱剔吏蠹簡訟清刑輕徭戢盜而
諸所稱塞狀甚乖聞廡廟不葺故曰押櫓何矣償我徂
前後復徂我將縣官何賴卽捐俸命役鳩工庀材財匪
帑需力罔農妨撤其敝壞而繕完之櫺星中外卓成麗
觀博士弟子程先生輩謀所以永公勛也徵余爲記余
不佞竊爲古造士於學三代其盛乎庠序學校之爲名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爲倫典謨雅頌卦爻之爲
誦編收鞞紳琮璜琺瑯之爲佩服逶迤歌擊之爲容聲
而諸學士大夫類能舉之逮而衰也師之誨與弟子之
學並束於經生之制呻吟佔俾以希一旦之青紫目若
望洋心搖搖若懸旌卽孝友睦婣任恤且不知爲何物
奚學之足云諸學士大夫類亦能訾之乃至於今而極
矣夫遠不能舉三代我高皇帝定鼎之初制詔天下州
縣立學羣之師儒且廩餼之文教濃郁人文倍出垂之
鼎彝爛焉宇內屬者詔釐文體申飭士行天下翕然嚮
風猶有以爲謔我者彼且媿傳注甚而左袒竺曇矣彼
且湫程度甚而白眉軋苗矣彼且分以內置不修囂然

炫於程墨之外甚而憑藉宮牆恣行脂臆矣而且攘袂
爲敢鼓噪爲義而且武健示俠而且建言示豪而且設
局封已而且捏造黜人雍容俎豆之側跳梁尼父之教
嗚呼簡書在前月旦在後踰越若此誰其馴之茲又學
士大夫不足訾者也夫王公修學誠不溺所職矣多士
幸際明時欽承訓典胡不獲爲聖道自修此身由詩書
踐迹古人而於彝倫日用斤斤不骫尺寸則世道人心
終必賴之異日者出菰蘆應弓旌爲明天子所倚重將
經以治事文以飾政行以維世勲在社稷功在旂常名
實騰湧光照日月上不負國家所儲育中不負王公所
修飭下不負一己所稊養而秉筆記績者亦有榮施矣
哉昔范無擇修袁州學記之者李太白天下至今兩豔
之余不佞雅非其人王公盛美不在無擇下余所爲獵
纓而搦管也王公諱誠一河南永城縣人懷仁其別號
云

甘泉溝水利記

明張惟學

邑古臨州地山多峯嶺巖岫田率墾場坡坳故山田多
崎嶇無暇畛以疆理川川雖平坦無溝澮以蓄洩無暇
畛則不能受水無溝澮則不能用水縱使隨地皆水亦
何利焉臨邑湫川北自興縣而來自縣南三交叉西南

折而出大同磧以其閒千溝萬壑之水會歸於此而入
黃河自前至今無人治之以興其利西浙諸葛侯蒞臨
邑見山田川田之均不得其利也乃剏疏渠築壩引水
滋田之制其渠道之深與寬相等其隄堰之高與厚相
等度地以分區區分以吐勝植以粳稻乃以隄堰逆其
水以渠道公其流引而注之于南畝曲盡水利法故邑
人效以播種耕耨而歲得豐登民歌大有昔人作三石
人以止水漲作五石犀以壓水精鑿山分三十六派以
灌溉田畷與製木龍以殺水怒見汾水暴漲築大隄植
柳萬株以堅隄防以禦洶湧皆因水以興利捍患而一
時蒙其惠利者也今侯治臨因水興利人無旱乾之憂
罔有嘉禾之慶侯興水利利民明德遠矣較之昔人亦
何媿乎

鸞鷲泉水利記

明王一魁

初邑民溫恕等爭鸞鷲泉水利聚訟有年不能止余蒞
任未閱月上官命平此訟以息爭端卽詣泉所召三河
父老遍問致訟之原謂昔時水之所至地卽灌之今豪
強之徒視爲利藪往往多壅斷謀故有有地無水有水
無地諸弊有地無水者自來無買水券不能引水溉地
旱則苗稿有水無地者自來有買水券雖無地可澆得

以市利於是訟者四起矣余以爲地者糧之自出水者地之資生糧與地不能判而爲兩則地與水能分而爲二乎因與民約曰自今伊始不論水券之有無惟旣輸水利之糧卽當按程分灌後凡賣水地者水卽隨之不
得賣地不賣水賣水不賣地復循夙弊如此有水無水皆曉然於人之耳目縱有豪強之徒亦知法之畫一無所施其狡獪寧不貧富相安爭奪可息邪父老聽斷之下無不稱便乃與主簿浦君命書吏取水地圖籍與民
砵券校對計畝分水仍註諸册使不能紊亂大畧具矣而巡按御史文公謂水地與平坡糧之輕重遠甚册中
尙未昭悉且買水買地百姓各爲世業今日驟爲更張民情果帖然服邪輪澆之法向先自下而上今仍如舊
邪事屬更始不厭詳審余復按册稽之自萬歷九年清丈地畝就見在水程計水地二百九頃六十五畝有奇
每畝水糧八升一合共水糧千六百九十八石而贏又自萬歷十年至十六年接續更正平坡沙鹹地爲水地
十一頃二十九畝有奇加水糧二十九石而贏今復清出水地四頃二畝有奇加水糧八石四斗而贏較之九
年清丈時溢出水地十四頃三十二畝有奇水糧三十
八石而贏仍解豐贍庫存儲倘國家有加賦之條民地

有陵谷之虞，即可絕長補短，無庸重累我民。更有本非水地，私買水程，計地十三頃九畝有奇，仍改平坡，申詳各上官，訖既關民利，不得不勒石以記之。而灰柳二泉水地二十三頃九十一畝有奇，水糧百九十三石而贏，水程二十三程十時，并載入焉。至灌溉之法，自下而上，自昔良規，不能易也。

創建城臺記 明李文郁

常聞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故秦之復隍，豐之日中，易倦倦焉。臨西北近邊，往歲外藩欵貢，西隔黃流，天塹二十餘年，邊無牧馬，農徂其野，士庶方恬熙相慶，我皇侯古瀛常公，憂深慮遠，不憚艱勞，築南北二臺，堯以新石，繚以周垣，房各十五間，令其中可容千人。南臺中呈匾曰有備堂，左柵曰齊心，防守；右柵曰協力，折衝。中大池，名曰待渴，取以逸待勞，以近待遠，以飽待饑之意。北臺中匾曰無侮堂，左柵曰未雨，徹土；右柵曰先霜，戒冰。池亦如之。每臺蓄器械什物不少，缺焉，夫當今盛際，凜凜如對壘，處心積慮，寧可尋常測度邪？昔姬公賦鴟鷂，尼父稱知道，周情孔思，孰有如公者。其工始於丁酉四月，至八月而落成。區畫盡方，勸課合矩，民不稱疲，財不稱耗，後必有採拾所聞，以傳之史冊者。茲姑紀其始。

汾州府志 卷三十
末公諱時芳字允桂直隸交河人

卜子祠記 明錢以澄

先賢卜子夏衛人講學西河爲魏文侯師其終老於西河或復歸於衛史未之載也河津有子夏墓芮城亦有子夏墓而孝義縣西有三子墓三子者謂子夏田子方段干也是益荒唐不可信而通志並載之乃熙州則亦有子夏墓云夫世所傳古蹟大抵出於傳會有好事者創其說復有好事者傳述之而其後遂不可辨一遇博物洽聞之士考今訂古徒滋一笑而已矣雖然五方之人性不同曰某所某奸佞之所居也則怫然以爲辱某所某聖賢之所處也則欣然以爲榮爲榮爲辱不言而同然是卽可以徵人性之本善也彼夫埋魂委骨邱夷陵毀石馬嘶湮豐碑卧草蓋不知凡幾曾未有稽其姓氏攷其里居官爵而爲之欷歔憑弔者乃若先賢一杯土微茫疑似之間遂若信之切慕之深勃然動墟廟之思僂然有羨牆之見此一念也謂非可與爲賢可與爲聖之機也哉

重修虹霽橋碑記 明馬初登

汾水出自太原入於河其汪洋數百里深澗旋轉以至余邑之西南谷口若歸國門際聖明一瀉浩瀚奔騰滿

注其兩岸之山氣氤氳如蒸山麓有長橋卧於波上余嘗憑高遠望見若神龍翔舞而來水天蕩漾而應虹倚銀漢彩見雲端亦一方之勝槩也堪輿家謂太原一川之脈關闌於斯信不爽云然形勝之說儒者不道吾獨美虹霽一橋蓋晉陽土易汾水善潰倏忽遷流橋梁罔功故斯所徑非舟莫渡惟此谷連山參差土勁多石是以泛濫橫肆之勢至此若聽約束而津梁不受衝損若乃秋水時至萬頃一碧地勢冥迷泥沙決裂舟楫不運深淺難測彼汾一方嗟限南北斯橋獨以天邊一虹通全省之血脈是非太原一川之派關闌於斯實太原一川之脈疏通於斯也而橋斷而石殞如斯人何鄉耆衆糾首等咸有利濟之意共爲扼腕道士李常靜苦練身心遇修葺頂踵從之故協力經營於今年三月告成計圮之日僅半載餘也又增碑坊二座如左右翼起三官廟於西以鎮之余嘉數父老及道士之功爲全晉利賴無窮也故爲之記

靈濟祠寢室記

明王文清

余遊仕南北履跡幾遍未見有爲牟君祠者吾州前輩進士于公諱坦特朔州南城外余年未舞象嘗伊唔其地見祈禱者徃徃得紅白丸更摩女壁上神馬篇而誦

之欣然竊有異焉。及常感痰症喘咳怔忡。幾不可保。家貧不能延醫。先母宜人日夜撫而哭之。予亦若瞑目長往者。魂夢飄飄。忽如入華君廟中。見一道人。癯瘠藍襖。方解衣捫虱。余前揖道人命之坐。從衣縫中取一紅丸。燥燥有光。卽以手納余口。曰吞此可以立瘥。及醒沉疴頓失。精神如舊。有頃。余兄亦語余曰。夜夢華君饋爾丹粒。信哉。其爲神力之所療也。越一日。先母攜余至神所。謝曰。吾兒後日富貴。當爲神立寢宮。復再屬勿忘。逮余叨冒至今。每念先母之言。泣而雨血。天啟丁卯。從南部休沐。卽欲闢地授工。柰大殿獻殿兩廡頽圯。正其。余曰。前殿廢而寢室將焉用之。於是先理前殿。金碧琉璃。煥然畢舉。崇正庚午。余以差歸。始捐金爲舊願。許諸鄉友。亦協力助之。正北砌甃窰三空。上建祠三楹。內列神像。下砌小房二間。大殿後餘空地一區。欲蓋呂祖洞。尙有待。未果。甲戌。余從天水罷。便卽神所廟祝。請余爲記。余曰。昔陸賢病篤。感神僧之入夢而病尋愈。杜熒死已七日。夢董表以藥沃之。遂立甦。余德不逮古人。而華神人或伐骨破髓。或洗腸刮胃。療治神奇。爲千古醫方之所不載。不幸爲阿瞞所中。而其術遂不傳。然神靈顯異。則

萬代如新也。余不暇撫拾其事，卽以余證備記，敢忘神力乎哉。時先後督工，并助資姓氏，例得竝書於後。

冀南道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吾冀之南鄙，賴國家福，牧寧無事，戶口蕃殖，鷄犬之聲相聞，有康衢擊壤之風，蓋三百六十年於茲矣。往者關中震鄰，言竊有杞憂，無何賊王家印以萬衆渡汾水而南，壬申秋七月，賊遂以十數萬衆綿亘百餘里，壓高都而西，子女玉帛厭而去，嗣且月一至焉。沁之南暨邑東西，賊建號樹幟者不一而足，或以萬計，或數千，旣揭竿脅從者，且十五六，至若上黨汾水，亦不啻幾過。於是聖

主遣大將軍率偏裨凡若而人，更敕人中丞親履行間，少稽再以嚴旨切責邊司馬，輟宣雲水視其事。又再遣軍容日夜督察，罔少怠。先是旣飽賊公私如洗，賊十五六過兵尾，其後者數如之。壬申秋稍有獲，初尙踴蹙供億，父老子弟更相勸勉曰：此二百餘年纔有今日，爾敢愛其餘，悉索敝賦以充壺漿，不幸大軍之後，又以災告賊氛旣未衰滅，我師興發未已，瓶罄罍恥，可柰何。且大將軍建旗鼓來者，凡幾易偏裨而下，材官躡張各率所部，冀厭厭欲未易更僕數，然繚縱發縱之機，愚闇未知所屬，格格不相能，而文武遠近中外之間，卽顛不靈，軍

啓奉簡書赫然居其間吁難言之矣往者芹池之捷賊已踰吾邑而西五六十里時偏將軍領二千之衆既越富店問誰督之令其啣枚而返殺千餘級賊遂鳥獸散乎龍泉之捷賊已數萬據潤城白巷恒舞酣歌曹將軍出賊不意殺賊數千除墮崖壑而死豈所獲婦女無算計先後大小之捷茲爲首功賊膽裂於龍泉之戰後不復飲馬於沁陽問誰督趨大將軍卷甲而趨夜發高都行百餘里賊驚從天而下也流寇禍始關中強半叛卒日者踰關逃伍嘯聚鞞間效尤家印問誰曉譬禍福以千金犒首從遂下馬投戈感恩圖報後皆得當以報究不至逆叛之害而反受撫之利乎之南守與巡各畫地而治若農之有畔也誰能左右重朝潞子而暮汾水拮据卒瘡奔走承寧石樓閒三交坪豪子原督率兵將大小數十戰所殺虜過當不以代庖卸擔者乎郡縣被兵者二年餘矣納復踵決正冠纓絕茲其時矣兵至之數與賊相當供億之苦亦等焚掠尚吾父老何以不怨年來芻餼無算丁抽嘯稅應命如音懷誰之恩感誰之義而令子來如茲也軍容之役吾不之前聞也一切土下之文率功令所不載往者豪傑心士且曰吾有拚此鷄肋爾今中外多故簡書在土諸可令勢不得強項

曰吾視此寇組土苴也問誰調停其間曰吾赤子方在水火我爲父母不救焚拯溺而區區爲倔強之故自矜豪舉乎將受命則忘其家援枹而鼓則忘其身茲且驕蹇無人禮至擁絛肉得所掠媚靚諸於繡驅以見兵使者又偏裨而下半以廢閑從志在玉帛幸則躡其功罪無所歸問誰駕馭之貪者驕者狙詐者究皆束於文法得奏寸尺之功而我卒借其半臂也宣雲非無事之地也大中丞臨全晉賊豕突狼奔東西無已時更風雲之變將在呼吸年來倉卒機宜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使者皆從容受成於誰氏之手軍興旣無惟正守令從事卒不至襟肘及羽書旁午牒訴倥偬率從稟誰成也客兵之害蓋從古記之矣豈惟兵諸大小將領有事而至吾土皆客也年來徃返之積殆不啻百萬矣此百萬之客誰爲主人令去來無恙且令得奏膚功也不寧惟是辛未水峪之役賊以數千僭號九龍窟穴於茲盤據五百餘里匪朝伊夕矣有司匿不以報當事者卽知之曰姑有待爾使此賊尚未授首當紫金諸賊跳梁之秋東西響應上黨高都皆此賊窟就熟之地一犄之一角之踞太行之脊進戰退守恐今日尚未得朝食也誰爲徙薪之謀毅然搗其穴不幸而中伏芒額中創者至再

三事幾殆矣奮臂再呼渠魁擄首遂犁其庭獻俘於闕
曾未幾時西賊見告我遂得一意攻守無東顧之憂也
三晉有事三年於此不爲不久其間兵民上下中外文
武臨并之際憂乎難以覩縷矣卽御史大夫將軍且三
君又其間朝更夕易者不知凡幾獨使君幾幾於後
先久近卒奏破斧之歌此豈爲苟且之政徼倖萬一狃
使君諱肇生山東掖縣人以司農郎奉勅而來頃賊遁
河以南秦楚騷然朝廷復簡少司馬陳公奇琦節制諸
省仍以使君監其軍竹帛鐘鼎之勲方新未艾也

介休縣繕關廂記

明 鄭正宗

三晉夙稱天府爲中原必爭之地而介邑適處衝衢且
商賈四方輻輳邑屋萬家不得不深保聚計況今流寇
多出沒於此哉初隆萬間蒙古屢警城旣以石爲基易
土以甃稱完固矣而城外東北二面向有土郭北人稱
爲關廂未之堅厚卽欲繼城而修之衆以力竭而止因
循至今大半傾圮倘不及時規畫其何以壯外而固內
然費以數萬計國家當用兵之候帑藏不盈藐茲下邑
何敢復傷度支而謀諸閭黨道旁之築訖無成功可柰
何維時侍御張君獨慨然告衆曰柰何以萬世利徂目
前自阻哉願出千金爲紳士先復上疏云臣邑當三晉

之衝土城非百年之計守城必先守關修關勝於修城
關之弗守卽金湯屹屹何益臣雖寒素當捐金首倡以
共保此一方疏入天子可其奏乃下詔勅撫臣詣邑召
富室計議於是人咸急公工亦畢集經始於己卯仲夏
爲高爲厚俱如城制雉堞翼如樓櫓相望厥長千一百
丈有奇用白金四萬而贏至癸未八月告竣侍御乃徵
余言以記之余按春秋有築必書凡以興萬世利非愜
輿情而破隅見無以堅厥志而勸厥成是役也中丞斷
其議卽郡守邑令董其成而不吝千金抗疏首請者寔
惟侍御張君之力侍御邑人名煊戊辰進士餘若員外
郎董君直愚共計斯役者菲宜泐於左以爲衆志成城
之勸

24377

汝州府志
卷三十

三

